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德海 博士

二十一世紀中、印在緬甸的競逐



研究生：陳禹伸

中華民國 101 年六月

謝辭

時光荏苒，轉眼間終要步出校門，達成人生旅途中一樣重要的里程碑。近二十年的求學生涯，將在研究所後暫告一段落並邁向新階段，也因此當離開的那一刻來臨，不由得興奮與緊張同時擁上心頭。

回顧本論文主題的啟發、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以及立論之闡述等學問，首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劉德海博士的細心指導。劉教授專精於國際關係學門的研究，無論是首次學生怯生地請教或是之後的研討，劉教授總是條理分明與細心地與學生會談，以及給予適切的指導與方向。因此，每每看到草稿上逐行的朱墨批註，便對指導教授的用心肅起敬意，以及更認真看待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此外，兩位論文評審委員提供的意見亦使本論文更臻完善。包括本系李登科特聘教授與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林欽明教授多年的學術研究，提供本論文具體的增補方向與研究盲點改進。

其次，本論文能順利付梓，須感謝家人無私的支持與鼓勵。父親二十多年來，工作繁重之餘仍不忘鞭策子女的教育，除了時時囑咐我們學業的重要性，母親無私奉獻於家事的整頓，對家人無微不至的照料，使得家人能心無旁騖於事業與學業。再者，更難得的是在政大遇到一群好友，做學問之外，同屆的好友們總是一同討論課業、分享生活經驗，感謝同窗鼎為、書蘊、景名、宗廷、祈佑、均彥等好友的陪伴，雖與你們相處時間短短數載，期間又各自從軍抑或留學，然大家的凝聚力卻不同凡響，總是能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擘畫未來的理想，希望未來大家還是保持連絡，舉觴再敘。

最後，要感謝萃文多年來的陪伴，自身工作忙碌外更得容忍我的執拗與倔強，妳的陪伴讓我在學海途中不至於踽踽獨行。謹以本論文感謝那些曾經適時協助的人們，你們給予了我未來前進的力量。

摘要

中國、印度、緬甸這三個亞洲國家因擁有共同的邊界、悠久的歷史交往，伴隨日益增長的經濟與政治各領域的合作，中、印、緬關係漸趨密切聯繫在一起。

緬甸位於亞洲兩個大國之間，擁有豐富的資源，對中、印兩國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意義。自緬甸軍政府執政迄今，中國在緬甸優先開發了水力、礦產和基礎設施項目以滿足中國國內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印度至 1993 年提出「東向政策」，開始與緬甸軍政府合作，印度與緬甸兩國雙邊的戰略與經濟關係亦有穩定的發展。邁入 21 世紀，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走向仍不明朗，一方面雙方經濟與戰略聯繫不斷增長；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兩國又存在著競爭，而長期的邊界糾紛以及印度對中國「珍珠串」戰略的擔憂，已引起中、印雙方之間的日趨增長的猜疑與政治不睦，處在二大國間的緬甸，在中國、印度的重要性日趨上升。

本論文以中、印各自對緬關係為出發點，從過去雙邊關係的發展軌跡為基礎，發掘緬甸在中、印間的戰略地位重要性，及邁入 21 世紀後，中緬、印緬在經貿及安全層面漸次擴大的競逐。藉由本論文之脈絡，研究主題可區分為三點，分別為(一)中國、印度先後積極尋求與緬甸關係的發展，有探究其因之必要，將於第二章重新檢視中、印各自與緬建交後，至 21 世紀初間之重要發展；(二)緬甸具備的優勢為何，讓中、印兩大強權在此的競逐公開化，近來更陸續吸引其他歐、美勢力爭相進入，本論文將於第三章討論緬甸除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牽動大國間的競逐；(三)中、印與緬甸的競逐，在經貿、軍事層面上較為明顯，本論文將於第四章、第五章進一步瞭解中印雙方在緬甸的角逐結果。

關鍵字：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東向政策、珍珠串戰略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5
第三節 文獻回顧.....	6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9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0
第二章 緬甸與中印關係的回顧.....	11
第一節 中緬關係回顧.....	11
第二節 印緬關係的回顧.....	20
第三節 小結.....	28
第三章 緬甸在中印地位的戰略利益.....	30
第一節 緬甸在中國地位的戰略利益.....	30
第二節 緬甸在印度地位的戰略利益.....	37
第三節 小結.....	45
第四章 中印在緬甸的經貿角逐.....	49
第一節 中國與緬甸的經貿關係.....	49
第二節 印度與緬甸的經貿關係.....	56
第三節 小結.....	62
第五章 中印在緬甸的安全角逐.....	64
第一節 中國在緬甸的安全作為.....	65
第二節 印度在緬甸的安全作為.....	78
第三節 小結.....	84
第六章 結論.....	86
參考書目.....	89

圖表目錄

圖 4-1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樹狀圖.....	53
圖 4-2	2000 年至 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樹狀圖.....	62
圖 4-3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印度對緬甸貿易額樹狀圖.....	63
圖 5-1	中緬原油管示意圖.....	68
圖 5-2	泛亞鐵路示意圖.....	72
表 1-1	2000 年~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	2
表 1-2	2000 年~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	3
表 2-1	1950-2011 中緬大事紀.....	19
表 2-2	1950-1999 印緬大事紀.....	23
表 2-3	2000-2011 印緬大事紀.....	27
表 3-1	1988~2009 中國出售緬甸武器一覽.....	34
表 4-1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統計.....	53
表 4-2	緬甸主要進口國(%).....	54
表 4-3	緬甸對中國主要出口物品(%).....	55
表 4-4	2000 年至 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統計.....	61
表 5-1	中緬軍事人員交流(中訪緬).....	75
表 5-2	中緬軍事人員交流(緬訪中).....	75

21 世紀中、印在緬甸的競逐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中國和印度曾於半個多世紀前共同提倡和平共處五原則，但是兩國的關係卻並非長期相安無事，從兩國邊界問題、巴基斯坦問題到中國敏感的西藏問題等，雙方有過對峙和緊張。對印度而言，1962 年的衝突中留下的傷口已經慢慢癒合，但疤痕並沒有完全消失¹。印度與中國因為過去不愉快的經驗，再加上中國長期支持巴基斯坦的緣故，印度始終對中國存有疑慮，而中國也對印度支持西藏獨立不滿，這當中有歷史情結，也有現實地緣政治考慮。因此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印基於各自的戰略考量，或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出發點下，在國際場域的競逐時而可見。

冷戰後，中緬關係更形密切，印度也逐步改善與緬甸的關係，而印緬關係的改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對中緬關係的憂慮，當印度逐步改善與緬關係並擴大其在緬甸的影響力時，不可避免的會與中國產生競爭。尤其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走的是和平崛起，而印度尋求走出南亞、實現大國地位的理想，緬甸因其地理位置、豐富資源，成為崛起中的兩強勢力的正面交界區塊，就地緣政治而言，其猶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的樞紐角色，「地緣政治樞紐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其實力和動機，而是來自於其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在界定重要地區的進出通路，或不使重要玩家取得重要資源

¹ 印度外交部長亞施旺特·辛格於 2003 年出席 IDSA 亞洲安全大會的演講，〈2000-2010 年亞洲安全和中國〉。

方面，有特殊角色²。」中國、印度理所當然在二十一世紀會是重要玩家，而緬甸業早已成為兩強競逐的場域。

在 1980 年代末期，中國與緬甸都因為以暴力鎮壓的方式鎮壓其國內民主而遭到國際間的孤立。儘管如此，北京在聯合國上還積極捍衛仰光的利益，以避開國際社會對於緬甸的人權壓力。緬甸國家法律與秩序重建委員會（SLORC）遂放棄過去的中立政策與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讓中國獲得對緬甸的政治與經貿的影響力，數千名中國勞工協助緬甸修建公路、橋樑或鐵路。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與緬甸的經貿聯繫更趨緊密，請參照表一，自 2000 年開始雙方貿易總額逐年攀升，至 2010 年度成長了 7.15 倍。在西方的長期經濟制裁下，中緬經貿在二十一世紀的持續成長，相對的也加深緬甸的另一鄰國印度的不安全感。

表 1-1 2000 年~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

年份	進口	出口	總額(億/美元)
2000~2001	1.25	4.96	6.21
2001~2002	1.34	4.97	6.32
2002~2003	1.37	7.25	8.62
2003~2004	1.69	9.08	10.77
2004~2005	2.07	9.39	11.45
2005~2006	2.74	9.35	12.09
2006~2007	2.53	12.07	14.6
2007~2008	3.71	16.86	20.57
2008~2009	6.48	19.78	26.26
2009~2010	6.46	22.61	29.07

²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大國政治**，(台北：立緒，2007)，頁 49。

2010~2011	9.6	34.80	44.40
-----------	-----	-------	-------

*筆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表 1-2 2000 年~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

年份	進口	出口	總額(億/美元)
2000~2001	1.82	0.52	2.34
2001~2002	3.74	0.61	4.35
2002~2003	3.36	0.75	4.11
2003~2004	4.09	0.89	4.98
2004~2005	4.06	1.13	5.19
2005~2006	5.25	1.11	6.36
2006~2007	7.83	1.4	9.23
2007~2008	8.09	1.85	9.94
2008~2009	9.29	2.21	11.5
2009~2010	12.89	2.08	14.97
2010~2011	10.18	3.34	13.52

筆者自行製表：參考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commerce.nic.in/eidb/Default.asp>

而緬甸軍方自 1988 年成立「國家法律與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執政以來，西方國家相繼譴責其對緬甸民主化進程的干涉，除採取不交往的政策外，並以其侵害人權為由，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武器禁運，然至今已過二十餘載，緬甸非但沒有因為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壓縮其空間而沒落，反倒是在 1997 年成功加入東協(ASEAN)，為其在國際空間打開一扇窗口，突破西方國家長期的外交封鎖。在歐盟、美國長期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含禁止西方公司在緬甸投資的同時，中國卻選擇與西方國家相對立的政策並持

續與軍政府交往；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過去印度長期支持緬甸的民主化運動並聲援翁山蘇姬(Daw Aung San Suu Kyi)，然而，現在的印度不但提供武器給緬甸軍政府，甚至援助該國，印度政策的轉向，是否標誌著緬甸在伴隨中、印兩大鄰國相繼崛起的同時，其重要性的與日俱增。

中國在現今的緬甸軍政府執政初始，兩國即交好至今，中國提供軍政府所需的武器、民生物品等，在西方經濟制裁的情況下，中國一直扮演主要供應者的角色³；過去十多年來，印度不斷希望討好緬甸軍政府，從原本大力批判轉為大力支持，不僅鼓勵印度企業前往投資，還提供優惠的軍事武器，但得到的回饋卻很有限。儘管印度不斷釋出善意與出售武器，對緬甸的影響力仍舊遠不及中國。而印度在緬甸軍政府執政後，與西方國家一樣，對緬甸是採取不交往的政策，直到印度「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提出，印緬關係始有了進展，從1993年印度外交秘書訪緬後所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後，兩國在邊境展開合作，到2010年印度塔塔汽車成為近三十年第一家進入緬甸的合資企業，兩國從官方領域的合作擴大到民間企業的合作。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在於中國、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兩大強權，中印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於此地的競逐也更加白熱化，從投資、修築鐵路、港口、建造油管等，中緬、印緬的關係都持續增溫，緬甸自獨立以來還不曾同時與中、印兩大鄰國如此交好，中國、印度爭相拉攏緬甸的意欲為何？也因為印度勢力的進入緬甸，緬甸的角色開始受到各方重視，緬甸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否因此改變？這些都是筆者欲探討的動機所在。

³ Jürgen Haacke,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London, UK : Routledge, 2006), p. 27.

(二) 研究目的

本論文得研究目的如下：

1. 欲探討中、印對緬甸關係的發展為何在軍政府執政後會相繼轉向？過去中國曾支持緬共的反政府活動，而印度也資助緬甸的流亡民主人士，要求緬甸恢復民主政治。緬甸為何能吸引中、印兩國分別強化與深化該國之雙邊關係？
2. 討論中、印雙方各自對緬甸之戰略考量為何？
3. 欲從中緬、印緬雙方的外交優先順位來探討各自雙邊互動的動力，各自的利益，以及共同利益之所在。
4. 試從目前中緬、印緬關係的發展的軌跡來研判未來中印緬關係的走向？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所謂研究範圍，乃是將研究的主題做一明確的界定，劃分精確的研究層次與侷限性有助於建立研究的學術價值而不至於模糊焦點或是減損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就時間上的範圍而言，本論文將研究的範圍限定在 1988 年緬甸軍政府執政後，著重在此之後的中緬、印緬關係發展，並將以戰略為主軸，延伸至外交、經貿方面加以觀察，分析各層面發生的事件如何影響中緬、印緬關係的發展，而為中、印各自對緬甸關係提供正面或負面的動力，並以 21 世紀截至目前為止幾次重要事件中，中緬、印緬各自對應的反應或合作，並輔以中、印各別與緬的幾次重要會談、宣言內容來檢視彼此關係的發展趨勢。

(二) 研究限制

首先，本論文研究的主題圍繞在中、印在緬甸的競逐層面，因此中國、印度的官方文件與國內外學者的著作，為極其重要的素材。然而，唯一缺憾在於緬甸方面的資料，因不諳緬文，若非中英文著作，將無法為本論文參考，此為研究限

制之一。

其次，就文獻蒐集方面而言，第一手的資料的取得為最重要的考量。鑑因經費因素，筆者無法親赴印度、緬甸蒐集相關資料，是為憾事。此外，國內至今並未對本論文主題進行系統系的整理與分析，因而網際網路與電子資料庫的利用，將為本論文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再者，分別探討中緬、印緬的關係時，需閱讀大量中、印方資料，然在許多地名、城市的翻譯上，中、印各有解釋、稱謂，名稱難以統一，筆者僅能在閱讀多數期刊文獻後，檢視較為使用之名稱予以替代。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文旨在探討近年來中、印在緬甸的競逐，關於這個議題，國內藏書並不豐富，目前學界對冷戰後中印在緬甸的競爭關係的研究較少，而專門討論中緬、印緬關係的論述也以期刊論文、新聞社論及官方文件居多。一方面是關於緬甸的研究並非顯學、另一方面即是與緬甸相關的議題多聚焦在人權、民主、經濟制裁等單獨議題的討論⁴，吾人以為，這樣的研究方式有其侷限性，並產生一定的偏頗性，因而難以精確了解中印緬關係發展的變數與利基為何。準此，就文獻方面，應並重中國、印度各自與緬甸雙邊的研究資料與文獻，避免以管窺天之憾。

學者 Renaud Egreteau 對中印在緬甸的競爭的研究最為深入，他分析了中印在緬甸競爭的根源與表現，並論證了這種競爭的本質。

(一) 中緬關係

對於中緬關係，國內相關研究甚少，且主題多是以中國單方面對緬甸的外交

⁴ 請參閱：李耀群，《緬甸的民主化與袈裟革命之探討》，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6 年、陳嚮富，《緬甸軍政府對政治轉型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專班碩士論文，民國 96 年、劉卜慎，《經濟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專班碩士論文，民國 94 年、洪智仁，《緬甸的民主化發展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政策關係⁵為主，從中國本身的戰略、能源需求等面向來看待中緬交往。而雙方發展的負面因素，Donald M. Seekins⁶從歷史的角度批判緬甸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將使得過去緬甸中立的色彩蕩然無存，一旦中國與周邊國家有事，緬甸將被動的被迫捲入紛爭、Toshihiro Kudo⁷從經濟的面向出發，對中緬關係抱持負面的態度，認為緬甸政權所依恃的中國援助，雖是軍政府得以持續執政的基礎，但長期下來卻有可能扭曲緬甸的整體經濟。

Andrew Selth⁸對部分學者認為緬甸過多的基礎設施、軍事設備都仰賴中國，將使緬甸成為中國的附庸國提出批評，他認為國家間的交往，彼此間都存在著戰略利益，應去理性分析中、緬間的利基所在。其實，就筆者參閱的文獻而言，這樣的擔心多來自印度的學者。Helen James⁹從緬甸全球戰略來看待中緬關係，認為中緬的交往是因為彼此的需要，以及雙方有共同的敵人—美國，中國尋求突破美國的圍堵，緬甸則找尋突破經濟封鎖的窗口，這樣的關係是國際現實下的產物，並非緬甸單方面一廂情願的結果。這些學者提供從緬甸的角度看待中緬關係，更有助於筆者客觀中立分析中緬關係。Renaud Egretau¹⁰對中印在緬甸的競爭的研究最為深入，他分析了中印在緬甸競爭的根源與表現，並論證了這種競爭的性質。

(二)印緬關係

印緬關係的研究，多數學者都從軍政府執政、或印度提出東向政策並嘗試改

⁵請參閱：楊開茗，「中共新安全觀下的中緬關係」，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蔡裕明，「兩洋突圍—中國對緬甸外交政策之探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04年)，頁303~325。

⁶ Donald Seekins, "Burma-China Relations: Playing with Fire," *Asian Survey*, Vol. 37, No. 6(June 1997), pp. 525~539.

⁷ Toshihiro Kudo, "Myanmar'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Can China Support the Myanmar Economy?," *IDE Discussion Paper*, No. 66(July 2006), pp. 1~29.

⁸ Andrew Selth, "Burma, China and the Myth of Military Bases," *Asian Security*. Vol. 3, No. 3(April 2007), pp. 279~307.

⁹ Helen James, "Myanma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ateg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3(December 2004), pp. 530~553.

¹⁰ Renaud Egret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Mar 2008), pp.38~72.

善與緬甸關係後，乃至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所作的觀察結果。從理論上看，最明顯的莫過於Egreteau Renaud¹¹所認為的，是一個印度從支持民主的理想主義者走向現實主義的過程，他亦批評雖然印度短期內可以藉此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獲得緬甸資源與連結東南亞等好處，但印度長期卻可能同時失去民主、軍政府雙方陣營的信任；Jan Cartwright¹²認為印度支持民主的形式，端視於是否合乎於國家利益、戰略需求，而且這樣的支持，並非是出於強迫性的，而是漸進式的，因印度目前充其量只是區域霸主，印度的影響力有限，但作者認為一旦印度的地位改變，其作法不無可能回歸理想主義的層次。

就現實面而言，Egreteau Renaud¹³認為印度政策轉向後，在緬甸所能取得的重大成就並不多，其原因在於印度沒有具體的對緬政策，唯一有成效的就是「中國威脅論」為印度所帶來的少許平衡中國的利益，印緬的雙邊貿易量依舊不及中緬、泰緬，而印度在邊境問題、人權議題上的立場等亦都不夠堅定，筆者以為印度長期以來的對緬經貿往來，都是建立在戰略安全上的經貿安排，亦即針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所不得不作出的反應，缺乏一套完整且持續性的對緬政策作為。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印緬關係的重要因素，許多學者在談論印緬兩國的交往，均提及此點，Sinderpal Singh¹⁴認為形塑印度對緬政策的三大主因分別是中國、能源與邊境安全，印度的對緬作為都以這三點為核心，這也造成雙方關係無法持續深化的主因；Tuli Sinha¹⁵認為唯有擴大議題領域來加深彼此間的關係，如在教育、文化、環境等的交流，這樣的見解主要是植基於過去的共同被殖民歷史而提出的。筆者以為印度若能強化與緬甸在柔性議題間的合作，不失為一項突

¹¹ Renaud Egreteau, *Wooing the Generals: India's New Burma Policy*, (New Delhi, India : Authorspress and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03), pp. 221-234.

¹² Jan Cartwright, "India'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Rhetoric or Reality," *Asean Survey*, Vol. 49, No. 3 (May 2009), pp. 403-428.

¹³ Renaud Egreteau, "India's Ambitions in Burma—More Frustration than Success," *Asean Survey*, Vol. 48, No. 6 (Nov 2008), pp. 936-957.

¹⁴ Sinderpal Singh, "Silence is Golden: India's Current Position on Myanmar" *ISAS Brief*, No. 124 (August 2009), pp. 1-4.

¹⁵ Tuli Sinha, "China-Myanmar Energy Engage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IPCS ISSUE BRIEF*, No. 134 (Dec 2009), pp. 1-4.

破。Iskander Rehman¹⁶認為印度的不安來自於中國對其實施一系列的戰略圍堵，中國的「珍珠鍊戰略」環繞著印度而展開，與緬甸的交往乃植基於過去共同的殖民歷史，並可藉此提供突破中國圍堵的窗口。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係根據已知的歷史事實，探究與現實國際關係現象有關的經驗。主要是運用歷史資料，將研究之歷史事件加以描述與分析。¹⁷筆者以為歷史雖然不至於支配當代的政策，但卻會對其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首先在第二章、第三章的開頭，分別會以過去的歷史事件作為分析中國、印度對緬甸外交政策特徵與變遷的說明，藉此各別為中國、印度對緬甸戰略因素提供辯證基礎。在第四章將會詳細介紹緬甸分別與中、印的經貿互動。以影響中緬、印緬的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為軸，敘述事件之發生、經過、及結果，作為後續分析三邊關係的基礎。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以政府文獻或以前於調查中搜集的現成資料以及具有研究價值的學術著作，以為分析對象，並對該等資料與文獻加以閱讀、相互參照、詮釋、分析、整理以及運用，所進行的研究方式。此種研究方式有助於研究者瞭解過去、洞悉現在及推測未來，以便利研究之進行。¹⁸在本論文中，筆者將針對緬甸軍政府於1988年執政後的中緬、印緬雙邊外交關係進行研究，其中包括雙邊合作所訂定的決議、聯合宣言、中印外交部聲明及統計資料、中印重要官員講辭等重要政治性文件的分析研究。

透過上述研究方式，希望能夠補足現有中緬、印緬關係研究的不足。國內尚未有研究中、印、緬三方關係的專著，筆者希望能藉由本論文，在範圍上涵蓋能

¹⁶ Iskander Rehman, "Keeping the Dragon at Bay: India's Counter-Containment of China in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May 2009), pp. 114~143.

¹⁷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164~168。

¹⁸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頁138~140。

源安全、貿易投資等議題，對中、印、緬三方關係作一綜合性論述。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主旨為探討中國、印度在緬甸的競逐，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方法以及論文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討論「緬甸與中印關係的回顧」。探討中緬接近的原因，因此，回顧雙邊實質關係的發展，有助於瞭解兩者的互動與合作。並藉由近年來的國內因素(包括中國的外交政策、戰略)及國外因素(包括國際環境的變化及幾次主要國際事件)來探討緬甸在中國的對外戰略中，所涵蓋的正面與負面因素。

第三章討論「緬甸在中印地位的戰略利益」。探討中國、印度緬甸關係的演進發展，並結合中國「和諧世界」的對外政策及印度之外交大戰略——「東向政策」提出後的中緬、印緬互動為主軸。其後探討緬甸在中國、印度對外戰略中的角色定位，並作正、負面要素之評估。

第四章討論「中印在緬甸的經貿角逐」。本章著重在檢視經濟上的關係，緬甸各自與中國、印度在貿易、投資上的狀況，及相關的建設案，如油管、港口、鐵公路等，以及區域性的合作，如中印緬孟的能源區域合作計畫。

第五章討論「中印在緬甸的安全角逐」。本章著重在檢視安全層面的關係，中國、印度各自在緬甸展開包含能源、軍事、交通等領域的建設，中國、印度基於保障能源安全、貿易安全與緬甸簽訂一系列合作協定、軍事交流，透過這些合作案，進一步瞭解中印雙方在緬甸的角逐結果。

第六章為結論，將總結研究的成果與評估。此外，將進一步分析中緬、中印雙邊關係的前景與未來，並整合相關正負面因素，以期瞭解緬甸在中、印間關係的發展、及彼此間相關互動模式的轉變。

第二章 緬甸與中印關係的回顧

冷戰時期，中共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是其對外關係很重要的一環，由於國際上意識形態的衝突，再加上區域間美國對共產國家的圍堵，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使其不為敵對陣營所用，有其必要性；而緬甸自獨立以來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乃是其地緣政治環境下的政策選擇，處於共產的中國與民主的印度兩大國之間，尋求大國間的平衡並採取中立政策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之道，因此在冷戰時期，受制於國際環境的氛圍，中緬、印緬關係的發展有限；冷戰後，國際環境的改變，再加上中、緬國內各自發生天安門事件、及軍政府拒絕承認民主選舉結果，國際上的孤立氛圍，使的兩國接近，中緬關係至今仍是世界注目的焦點所在。

第一節 中緬關係回顧

過去緬甸歷經一個多世紀的英國殖民，二戰期間，又於 1942 年遭受日本佔領，在日本戰事逐漸失利時，雖曾同意讓緬甸獨立，但事實上卻仍在背後操縱傀儡政權。緬甸國父翁山(Aung San)於是在此時組織「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 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以對抗日軍。而二戰後的緬甸仍受英國控制，翁山則在西元 1947 年 7 月遇刺身亡。在翁山的繼承人宇努(U Nu)的領導下，英國議會終於在西元 1948 年 1 月 4 日正式承認獨立的緬甸聯邦共和國。

緬甸在脫離英國殖民後，國內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及少數民族的叛亂問題，就一個剛獨立的國家而言，緬甸國力尚未穩固，要維護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惟有與大國結盟，由於英國是和平的將政權轉還予緬甸，所以緬甸獨立後，雙方關

係依舊密切，緬甸向英國購買武器以弭平叛亂、並向英國貸款且引進英資開採礦藏，以鞏固經濟。

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方針，亦指中共不急於他國外交承認的問題。就中共而言，其於 1949 年建政後，因為緬甸與國民黨、英美間的聯繫，中共始終有所顧忌，一方面透過黨對黨的方式，對緬共實施援助，一方面也懷疑緬甸是否已是真正的獨立國家，因此雙方初期的關係並不穩固。但伴隨著英國對緬甸在克倫等少數民族的政策不滿，及美國忙於歐洲重建，緬甸不得不重新檢視其對外政策。1950 年代，緬甸總理宇努改採中立外交政策¹⁹，開始與中共交涉建交事宜，緬甸於 1950 年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共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雙方並於該年建交，這是緬甸值此內憂外患之際，儘管與中共仍充滿著不信任，仍不得不採取的政策選項。

1954 年，中共總理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宇努的互訪，是中緬關係漸趨緩和的轉捩點，此時，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共亦重申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²⁰，「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提出、中緬關係的改善，象徵中共外交政策的轉向，開始在周邊推行睦鄰友好外交的原則。此舉也降低緬甸擔心中共藉由支持緬共、國內少數民族來達到干涉緬甸內政的目的；就中共而言，與緬甸關係的友好，不僅可以降低周遭鄰國對中共革命輸出的疑慮，另外，亦在西方國家封鎖中共之際，緬甸成為當時的一個突破窗口。

其後，中緬關係的和緩具體表現在雙方簽訂的一系列協定，若以冷戰期間雙方共簽訂七項正式官方協定來看，單從 1955 年到 1962 年間，中緬共計簽署五項協定，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航空運輸協定〉、〈中緬郵政協定〉、

¹⁹ 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p.62.

²⁰ 劉少華，〈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2。

〈中緬貿易協定〉、〈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邊界問題協定〉，其內容涵蓋經濟合作、技術援助、採購，包括水電、紡織、植物、地質、化工等領域，為顯示尊重緬甸獨立發展，中共特別表示，對此類經濟援助絕不附帶任何條件²¹；而針對邊界協定，由於過去國共內戰的歷史因素，緬甸邊境成為雙方競逐的場域，造成緬甸一直擔心中共會趁此侵占緬甸領土，而中共卻於邊界談判，對緬甸作出極大的讓步，總計約損失七萬平方公里土地。²²

1955 至 1962 年間，中緬關係改善的主因主要取決於當時雙方的外交政策，中共新的和平外交政策，企圖在亞洲，尤其是其周邊地區建立一個與歐美勢力交界的緩衝帶，而緬甸獨立後所奉行的中立主義外交政策，雙方有很大的利益共同點，中共希望在緬甸擴大自身影響力，排除歐美勢力，不希望緬甸成為西方遏制中共的棋子；而緬甸則希望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至少不要得罪中共，確保該國的獨立與安全，並在中共與西方陣營的對抗中，保持中立。所以，中緬雙方都是希望透過與對方交好來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

1962 年，緬甸軍人集團發動政變，尼溫推翻民選的宇努政府，開啟將近半世紀的軍人統治至今。尼溫奪權執政後，對外宣布緬甸仍堅持中立主義外交政策，但與宇努相比，「其更加積極地平衡大國在緬甸的影響，經常是透過儘可能的消除他們的影響來達到此目的。」²³如 1963 年開始實施國有化、緬甸化政策，將外國銀行收歸國有、限制國外、華文報紙的發行。而中共對其蒙受之損失，並無激烈反應，乃因緬甸之作為目標在於擺脫所有外國勢力，而非單獨針對中共。

24

²¹ 「反國際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4 年)，頁 195。

²² 邵允振、范宏偉，「中緬建交前後兩國經貿關係論述」，*南洋問題研究*，總第 124 期(2005 年 12 月)，頁 77~83。

²³ Pettman, Ralph, *China in Burma's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7~45.

²⁴ Robert A. Holmes, "Burmese Domest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7, No. 3. (Mar., 1967), pp. 188~197.

1962 到 1966 年，中緬在處理雙方外交關係過程中除繼續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之外，也強調經濟獨立的重要性²⁵，就緬甸而言，在尼溫執政後，實施一系列激烈的國有化措施，導致國內政治經濟動盪，使緬甸的印僑、華僑和其他外來勢力遭受衝擊，藉由中共的支持，來增加其政權合法性，並在內憂的情況下，降低外患發生的可能；就中共而言，其擔心美、蘇等國會利用緬甸的經濟困境，藉著有條件的經濟援助來控制、影響緬甸，因此中共此舉在促其防止外部勢力的影響。²⁶

此時期，在中緬兩國友好關係的背後，仍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如冷戰時期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衝突、小國對大國的疑慮、大國對小國的影響，使中緬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和防範，中共想削弱英、美對緬甸的影響；緬甸則不願受制於人，意圖抵制或降低這種影響，在大國紛爭中保持中立。例如，中共在總結對緬工作時，就曾提出自身有「大國主義的情緒」，「就緬方而言，由於兩國社會制度的不同、思想體系的對立，緬甸統治階級害怕我們的共產主義影響，害怕我們支持進步黨派，時時想限制和抵制我們的影響。」²⁷但由於中緬外交政策的目標都在於透過與對方交好，來謀求國家安全與利益，所以上述的負面因素並未成為影響雙方關係的因素，直到 60 年代末期，中共因為國內爆發文化大革命，對外輸出革命，外交政策也隨之左傾，1967 年終於仰光爆發大規模反共示威，並造成華人死亡，中緬關係急遽惡化。

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結果，造成緬甸華僑學校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這樣的行為與尼溫主政以來，不斷避免或消除大國在緬甸影響力的政策相左，中緬雙方的衝突終不可免。其後，中共召回大使，停止一切援助，中緬更於

²⁵ 1962 周恩來訪緬、1965 尼溫訪華、1966 劉少奇訪緬在雙方聯合公報均提及。

²⁶ 范宏偉，「冷戰時期中緬關係研究」，*南洋問題研究*，總第 134 期(2008 年 6 月)，頁 35~43。

²⁷ 「中國駐緬甸使館關於十年來中緬經濟貿易關係的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檔號：105-00603-01-01。

1969年終止〈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邊界紛爭再起，中共譴責尼溫政權是法西斯政權，並支持緬共的叛亂，雙方關係跌至谷底。直至70年代，尼溫政權在內憂外患之際，尋求與中共的諒解，對內賠償華人罹難者、並遣返因文化大革命而逃難至緬的中國難民²⁸；對外則於1970年終止與美國自1958年實施的軍事援助計畫²⁹。尼溫的善意得到中共的回應，1970年雙方恢復大使館，隔年尼溫出訪北京，並簽署貿易協定，互相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中共並恢復對緬甸的經濟援助項目。

就中共而言，中共尋求對緬關係的恢復，也有自身利益考量，首先，文革造成其國際聲望低落，許多國家紛紛與其斷交，外交形同孤立。再加上1969年珍寶島事件，使中蘇衝突公開化，基於反蘇的思維，而致力於對東南亞國家的拉攏。³⁰更重要的是，中共意識到武裝革命的手段，可能迫使緬甸改變其外交上的中立政策，倒向敵對陣營。³¹因此，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美蘇關係，常決定仰光對北京的重要性。

1975年尼溫的第二次訪華，對中緬關係的改善格外具象徵意義，因為此前中緬關係雖已緩和，但因緬甸與蘇聯過於接近的原因，如1970年蘇聯協助緬甸開採礦藏及建立灌溉系統³²、1971年蘇聯表達願在經濟、文化方面與緬甸進一步發展關係³³，中共對緬甸的立場仍有所質疑。尼溫的訪華再次重申緬甸的中立政策，並表明不參與蘇聯在當時欲建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最後中緬雙方發表聯合公報，重申和平解決兩國邊界及「和平共處五原則」在兩國間的規範作用

²⁸ 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p 225.

²⁹ Robert A. Holmes. "China-Burma Relations Since the Rift," *Asian Survey*, Vol. 7, No. 3. (March 1967), p692.

³⁰ 陳美玲，「中共革命輸出：緬甸個案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頁67~68。

³¹ Robert A. Holmes, *Ibid*, pp.697

³²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1 Yearbook,p108.

³³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2 Yearbook,p114.

在中蘇決裂之後，蘇聯成為中緬關係間的重要因素，蘇聯在 70 年代始利用中緬關係處於低潮之際，極力拉攏緬甸。並與越南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建立軍事同盟，對中共而言，造成極大的威脅，一旦緬甸倒向蘇聯，再加上越南，形同對中共南邊形成包圍之勢，因此中共扶植緬共藉此對尼溫政府構成一定的壓力。³⁵也因此 1977 年初，尼溫的再度訪中，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共放棄或減少對緬共的支持。而對於中共、蘇聯關係不斷的惡化，尼溫不得不在中蘇之間保持平衡，並在中共與越南的衝突中保持中立。而中共並未在尼溫訪中期間，並未承諾放棄支持緬共之立場，僅強調在兩國政府間關係，中共將信守「和平共處五原則」。³⁶

70 年代可視為中緬關係的恢復時期，除緬甸高層訪中外，1977 年中共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的訪緬，也是中緬於 1967 年關係決裂後的首次中共中央高層的出訪。1977 年底，尼溫於訪問北韓的回程，順訪北京，除繼續希望中共放棄對緬共支持外，並期盼中共給予經濟援助，並邀請鄧小平訪緬；1978 年，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出訪緬甸，也是文革後的首位中共領導人出訪，鄧小平向外界傳達其繼承周恩來外交，並重新實行睦鄰外交政策，與文革期間的激進外交作區隔。此後，中共外交的意識形態因素日益淡化，國家利益在外交決策中再度成為主導。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對外政策改變，提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主軸，同時亦將其作為中共內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放棄過去世界革命的目標，因此在中緬關係上，也減少對緬共的支持。1982 年，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致詞提出：「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

³⁴ Edwin W. Martin, "Burma in 1975: New Dimensions to Non-Alignment," *Asian Survey*, Vol. 16, No.2(February 1976), pp. 129~130.

³⁵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9 Yearbook*, p20.

³⁶ Edwin W. Martin, *Ibid.*

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³⁷因此，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以外交爭取四化所需的資源成為 80 年代中共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共的外交重心也轉向擁有資金和技術的西方國家。對於此時期的中共而言，經濟落後、封閉鎖國的緬甸就顯得較不重要；另一方面，中美建交、中蘇關係和緩，也降低仰光對北京的重要性，國際環境直到 80 年代末，隨著天安門事件爆發、緬甸的民主抗爭運動，中緬關係又趨緊密。

中緬關係在歷經 20 世紀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短暫破裂後，在 70 至 80 年代恢復，此時期正是中共內政外交、國際形勢發生變動的時代，在國內有文革的結束、四人幫的垮台、鄧小平的復出，國際上有中美建交、懲越戰爭，種種因素改變了北京看待仰光的方式，70 年代因為防止蘇聯在東南亞的擴張、越南的包圍，對緬政策是以追求國家安全為目的，中緬關係對中共而言是對外關係相對重要的一環；80 年代對緬政策，雖仍以國家安全為基本訴求，但著眼點還是在於尋求和平發展的環境，以有利於國內的經濟建設，所以緬甸對中共的重要性亦相對降低。

1988 年，緬甸國內爆發經濟危機，爆發大規模衝突，軍政府為緩和民怨，尼溫下台，改由蘇貌將軍接管政權，並成立「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承諾民眾將於 1990 年舉行大選。但選舉結果公布，緬甸民盟領袖翁山蘇姬所屬政黨贏得大選，軍政府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囚禁翁山蘇姬、逮捕相關人士並大力鎮壓國內反對派。緬甸軍政府此舉造成已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滿，並因為軍政府種種違反人權、踐踏民主之情事，遭受包含鄰國印度、東協各國及歐美國家的經濟制裁，緬甸在國際上形同孤立。

³⁷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

同時期的中共，則因為 1989 年爆發武裝鎮壓學生民主運動、違反人權的天安門事件後，世界各國亦相繼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武器禁運，中共在國際上亦形同孤立，整個國際情勢對中緬兩國不利，中共為擺脫西方的封鎖與制裁，積極發展對緬關係；緬甸需要中共經濟上的奧援、外交上的支持來維持軍政府的政權，雙方關係更趨密切，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雙方高層互訪不斷，1989 年，軍政府副主席丹瑞訪中、1991 年緬甸「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主席蘇邈訪中、1993 年中共外長錢其琛訪緬、1994 年中共總理李鵬訪緬、1995 年中共政協主席李瑞環訪緬、1996 年丹瑞首次以緬甸「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主席訪中，中緬雙方簽訂「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國向緬甸提供貼息貸款框架協定」。

進入 21 世紀，中共也進入世代交替之際，江澤民、胡錦濤與緬甸高層亦持續互訪，2000 年，中緬建交 50 年，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與緬甸「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副主席貌埃將軍互訪，並簽定《中緬關於未來雙邊合作框架文件聯合聲明》，是雙方在 21 世紀合作發展的指導原則；而江澤民於 2001 年到緬甸進行國事訪問，亦是首位中共最高領導人訪緬。2003 年，緬甸「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主席丹瑞訪中，中緬兩國簽署多項協定；2006 年，緬甸總理梭溫訪問中國。2008 年緬甸總理登盛出席北京奧運會；2009 年緬甸總理登盛出席亞洲博鰲論壇，同年，緬甸「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副主席貌埃將軍訪中，兩國簽署多項重要合作協議。2011 年，中緬兩國在北京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宣佈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公佈了達成的一系列共識：包括保持高層交往、提升戰略互信、就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提升經貿水平、開展各領域友好合作等。雙方還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涉及經濟技術合作、優惠貸款、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表 2-1 1950-2011 中緬大事紀

年份	事件
1950	中緬兩國建立 <u>外交關係</u> ，並互派 <u>大使</u> 。
1954	<u>中國</u> 駐緬大使姚仲明和緬甸商業與合作事業部部長德欽達欽分別代表各自政府簽署了三年貿易協定，這是中緬簽訂的兩國間第一個貿易協定。
1955	《 <u>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航空運輸協定</u> 》在仰光簽署。 1956年4月11日，中緬正式通航。
1957	中緬兩國簽署《 <u>中緬郵政協定</u> 》。1957年底，兩國正式通郵。
1958	中緬兩國政府簽訂新的貿易協定。
1960	中緬兩國簽訂《 <u>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u> 》和《 <u>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u> 》。 該年底在北京簽訂《 <u>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u> 》。
1971	緬甸貿易部長貌倫率政府代表團訪華， <u>中國</u> 對外貿易部部長 <u>白相國</u> 與貌倫分別代表政府簽署新的中緬貿易協定，雙方相互給予 <u>最惠國待遇</u> 。
1994	對外經貿部副部長 <u>李國華</u> 率 <u>中國</u> 政府代表團訪緬，與緬甸貿易部副部長吳昂當簽署《 <u>中緬兩國關於邊境貿易的諒解備忘錄</u> 》。
1997	<u>中國</u> 國務委員 <u>羅幹</u> 訪緬，兩國簽署《 <u>中緬兩國邊境地區管理和合作協定</u> 》。對外經貿部副部長 <u>李國華</u> 率 <u>中國</u> 政府代表團訪緬，與緬甸國家計劃和經濟發展部長埃博爾準將簽署《 <u>關於成立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聯合工作委員會的協定</u> 》。
1998	<u>中國</u> 副外長 <u>唐家璇</u> 訪緬，兩國簽署《 <u>中緬兩國政府互免外交、公務護照簽證協定</u> 》。
2000	<u>中國</u> 國家副主席 <u>胡錦濤</u> 邀請，緬甸「 <u>國家法律秩序委員會</u> 」副主席貌埃將軍訪中。雙方簽署《 <u>中緬關於未來雙邊關係合作框架文件的聯合聲明</u> 》。該年中， <u>中國</u> 國家副主席 <u>胡錦濤</u> 訪緬，中緬雙方簽署了《 <u>中緬科技合作協定</u> 》、《 <u>中緬旅遊合作協定</u> 》。
2001	<u>中國</u> 土資源部部長 <u>田鳳山</u> 訪緬，與緬甸 <u>礦業部</u> 部長翁敏準將簽署《 <u>中緬兩國關於開展地質礦產合作的諒解備忘錄</u> 》。 該年底， <u>中國</u> 國家主席 <u>江澤民</u> 訪問緬甸，隨訪的 <u>外經貿部</u> 部長 <u>石廣生</u> 與緬甸 <u>國家計劃與經濟發展部</u> 部長吳梭達簽署《 <u>中緬兩國政府關於鼓勵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u> 》。此外，雙方還簽署了《 <u>中緬漁業合作協定</u> 》、《 <u>中緬邊防合作議定書</u> 》、《 <u>中緬動物檢疫及動物衛生的合作協定</u> 》和《 <u>中緬關於植物檢疫的合作協定</u> 》。
2003	緬甸 <u>丹瑞</u> 大將訪中，兩國簽定《 <u>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緬甸聯邦政府衛生合作協定</u> 》和《 <u>中國國家體育總局與緬甸體育部體育合作協</u>

	定》。
2004	中國國務院吳儀副總理訪緬，中國商務部陳健部長助理與緬甸外交部吳欽貌溫副部長簽定了《中緬兩國政府關於促進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該年中，緬甸總理欽紐上將訪華期間，中國信息產業部與緬甸郵電通訊部簽定了《關於信息通訊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2010	中國與緬甸簽署了一份修建石油和天然氣管線的協議，使中國進口的油氣資源通過緬甸運抵中國西南部地區。並考慮從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修建輸油管線、高速公路或鐵路，與新疆相連，另外再建設一條穿越東南亞連接中國和新加坡的鐵路。
2011	中緬兩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宣佈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公佈了達成的一系列共識：保持高層交往、提升戰略互信、就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提升經貿水平、開展各領域友好合作等。雙方還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涉及經濟技術合作、優惠貸款、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筆者自行製表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3/sbgx/

第二節 印緬關係的回顧

印度、緬甸過去都是英國的殖民地，雙方有著共同的殖民歷史，在英國立足印度後，資源豐富的緬甸，自然成為英國向東擴張的主要窗口；在二戰期間，印度受到的主要威脅來自於日本入侵緬甸對其帶來的安全威脅。二戰後，為避免印度東部出現一個共產國家，印度曾協助緬甸鎮壓共產黨；在緬甸建國初期的內部動亂，緬甸更呼籲英聯邦給予軍事、經濟援助，印度更於 1950 年提供緬甸一百萬的英鎊貸款，因此，早在雙方獨立之初，印度即非常重視與緬甸的關係。

宇努政府首先在 1951 年於新德里與印度簽署友好條約，為雙方關係跨出第一步，其內容包含：兩國承認並尊重彼此的獨立與權利；努力加強和發展兩國人民間存在的持久和平與堅定的友誼；同意雙方代表時常並於需要的時刻進行會

晤，就事關共同利益之事交換觀點並就此類事件考慮互相合作的途徑與方法；雙方同意在互惠的基礎上就貿易、關稅、文化關係、交通設施、引渡罪犯、移民等問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³⁸其後，雙方更進一步於仰光簽署貿易協定，具體內容包括緬甸同意向印度提供稻米、而印度則提供麻布袋、棉紗、花生油及鋼鐵製品等。

印緬關係發展的同時，雙方更在國際上攜手合作，共同倡議召開亞非會議。1954年周恩來訪問印度時，更是因為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建議下，順訪緬甸，中緬關係得已進一步開展，此外，中印緬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也於此時成型。

尼溫在1962年推翻宇努政府取得政權後，一連串的國有化運動，對外國利益造成侵害，印度亦不例外。由於尼溫針對私人工商業的國有化，對掌控緬甸過半數商業活動的印度人造成極大損失，光在1964~1968年間，就有超過15萬印裔緬甸人因此離開緬甸。³⁹

儘管印緬之間有著許多問題，如邊界、族群，但雙方仍保持著最基本的政治關係，尼溫在1964、1965、1966連續三年出訪印度，化解因工商業國有化所造成的嫌隙，印度總理亦於1965年訪問緬甸，雙方更就邊界問題、叛軍問題達成協議，1967年，雙方在仰光簽定邊界協定，正式劃定兩國國界，但最主要還是因為兩國相鄰地區常有許多反政府活動，1974年尼溫訪問印度，印緬兩國就聯合圍剿邊境叛軍達成協議，1977年印度外長訪緬，要求緬甸協助鎮壓邊境上的反政府活動，並劃定兩國海域，擴大雙方經貿合作，此後印緬雙方高層互有往來，1980年尼溫第五次訪印，1981年印度外長訪緬，1987年新任總理 Rajiv Gandhi

³⁸ Treaty of Friend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Union of Burma

³⁹ Bertil Lintner, "India stands by Myanmar status quo", *Asia Times*, November 14, 2007, p.9.

第一次訪緬。印緬關係直至 1988 年後，始開始急遽惡化。

1988 年，緬甸爆發學生抗爭，軍政府大力鎮壓，號稱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對於緬甸軍政府違反人權、踐踏民主的行為一開始就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再加上之後軍政府拒絕承認 1990 年的選舉結果，囚禁民主領袖翁山蘇姬，印度反應強烈，並與歐美國家共同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印度更收容大批緬甸的流亡民主人士，允許他們以印度為基地展開反對軍政府活動；印度也支持邊境上的緬甸反政府組織，允許他們的反抗活動。1991 年 11 月 4 日印度駐緬甸大使向緬甸外交部長表達要求「國家恢復法律秩序委員會」立刻無條件釋放翁山蘇姬。⁴⁰1992 年緬甸大使向印度總統遞交到任國書時，印度總統 Shankar Dayal Sharma 亦表達希望緬甸軍政府釋放翁山蘇姬，將權力移交給全國民主聯盟。緬甸軍政府抨擊印度干涉緬甸內政，支持以翁山蘇姬為首的反對勢力，印緬拒絕往來，雙方關係嚴重倒退。印度政府甚至反對緬甸參加 1992 年 8 月於印尼雅加達舉行的「不結盟運動」會議。

但到了 1993 年，印度對緬政策有所轉變，由於外部蘇聯的瓦解，印度內部又爆發本土金融危機，印度意識到東南亞蓬勃的經貿極具潛力，而緬甸的樞紐位置對印度相形重要，在印度外交秘書 J. N. Dixit 訪問緬甸後，印度減少對緬甸民主運動的支持，也降低對人權問題的抨擊，並認為緬甸國內的情勢發展純屬內政問題。1994 年緬甸副外長出訪印度，這也是自 1988 年之後，印緬雙方首次的高官會晤，會談內容雙方同意改善訂加強雙邊關係、共同打擊邊境非法活動、擴大經貿合作等，並簽訂邊境貿易協定。另外，在軍事方面，1994 年印度陸軍參謀總長訪緬，並於 1995 年舉行目的為打擊邊境武裝勢力，代號為金鳥(Golden Bird)的聯合軍事行動；然而，印度該年又頒發給翁山蘇姬「尼赫魯獎」，使雙方關係

⁴⁰ Hamish McDonald, "End of Appeasem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28, 1991, p20.

出現暫時性的倒退。

1997年緬甸加入東南亞國協(ASEAN)，緬甸在印度東向政策中的地位更形重要，儘管緬甸的國力有限，但若與緬甸交惡，將無助於印度亟欲強化與東協關係的政策立場。1998年瓦傑帕伊總理執政後，更加重視對緬關係，但亦是在其任內，印度實施核子試爆，對印緬關係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雖然緬甸沒有針對核試爆表達激烈言論，然而卻關閉與印度的所有邊境港口，隨後亦終止1997年雙方簽署的一項關於印度協助緬甸修築高速公路的合約。1998年底，印度欲修補與緬關係印度政府決定向緬甸提供一批包括飛機、雷達、電子設備在內的軍事援助，以換取緬甸軍政府改變立場。不過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1999年3月公開表示支持流亡印度的緬甸持不同政見人士從事反緬活動，又引起了緬甸軍政府的極度不滿，以致於印度外交部不得不出面澄清費爾南德斯的言論僅代表個人。1999年5月，緬甸內政部長訪問印度，兩國同意加強對邊境地區的反政府武裝和毒品走私進行打擊。

在軍政府於1988年到1999年的這段主政期間，印緬關係歷經對立批評、接觸到交往，雙方在此期間，雖然恢復了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接觸，但因為印度一方面繼續支持流亡印度的反緬甸軍政府勢力以及間歇出現的同情民主人士言論，另一方面又於1998年進行核子試爆，此時期的兩國關係並不穩定且充滿變數，印緬雙方的合作亦並不深入。

表 2-2、1950-1999 印緬大事紀

年分	事件
1951	7月7日，印緬簽署有效期五年的《友好條約》，規定只要任何一方不在條約到期之前的六個月提出終止這種關係，它將“永遠有效”。該條約1952年1月31日生效。
1953	11月5日，印度代表為緬甸在聯合國發聲，要求聯合國通過決議解除緬甸對鄰國中國可能入侵的擔憂。

1962	緬甸尼溫政府上臺，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有化政策，影響印僑在緬甸的利益，兩國關係出現波折。
1967	3月，印緬在仰光簽訂邊界協議，正式劃定兩國邊界。
1977	印度外長訪問緬甸，雙方就共同打擊印度東北部與緬甸接壤一帶地區的印度反政府武裝、劃定兩國海域界限和擴大經貿合作等交換了意見。
1980	尼溫第五次訪印。
1981	印度外長訪緬，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此後，兩國官方及民間交往頻繁，雙邊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
1987	新上臺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緬甸。
1988	9月18日，以蘇貌為首的軍人接管國家權力，用暴力平息全國動亂。印度政府斷絕了與緬甸軍政府的交往，並接納大批來自緬甸的政治流亡者，並且允許他們從事反對緬甸當局的活動。
1989	印度電臺首次抨擊緬甸軍人政權，表示支援翁山蘇姬和她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1990	5月，緬甸大選後，印度政府表示“希望軍隊領導人尊重大選結果”，並對軍人繼續執掌政權表示了強烈不滿，印度國內輿論普遍要求降低與緬甸的外交關係等級。
1991	5月21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在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遇刺身亡。印度政府此後逐漸開始與緬甸政府的交往。
	印度停止播放針對緬甸政府的“反動”緬語廣播。
	11月14日，印度駐緬甸大使馬力克向緬甸外長吳翁覺表達印度政府強烈要求軍政府迅速無條件釋放翁山蘇姬的意見。
1992	2月，緬甸駐印度大使敏倫向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遞交國書時，文卡塔拉曼再次要求緬甸軍政府迅速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將政府權力移交給民盟。
	4月，丹瑞大將執政後，駐仰光的印度使館大使和軍事情報官與緬甸軍事情報局進行接觸，解釋印度的“東向政策”，並表達了讓印緬關係重修舊好的願望。
	8月11日-14日，緬甸政府正面回應印度，派出外交部八人代表團訪印，與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國防部和商務部的高級官員會面。這是自從拉吉夫·甘地1987年訪問印度之後，印緬兩國首次舉行高層會晤。
1993	3月，印度外交秘書迪克西特訪問緬甸。此後，印度減少對緬甸民主運動的支援，基本停止對緬甸人權問題的抨擊，並且認為緬甸國內的發展純屬內政。
1994	1月23日，緬甸副外長紐隋正式訪印，實現了相隔6年的首次兩國高官會晤。兩國同意改善和加強雙邊關係，擴大貿易和經濟合

	作，並簽訂了邊境貿易協定和合作打擊邊境地區合法活動的協議。
	5月，印度陸軍參謀長錢德拉·喬希上將訪問緬甸，這是1988年9月以來印度軍方第一次訪緬。
1995	緬-印根據1994年達成的協議展開一場名為“金鳥”的聯合軍事行動，打擊邊境地區的反政府武裝。但因為印度政府同年授予翁山蘇姬“尼赫魯獎”，這次行動沒有取得實際成效，兩國關係暫時倒退。
1998	2月，印方以證據充分為由，對緬甸的克倫和若開反政府人員進行清剿，向緬甸政府示好。
	1998年5月，印度瓦傑帕伊政府以緬甸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對印度安全構成威脅為由進行核子試驗，對有所好轉的印緬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緬甸關閉了與印度所有的邊境口岸，印度政府也終止了雙方在1997年簽署的《關於印度援助緬甸修建從德穆-格雷謬高速公路》合同。
	9月，印度政府決定向緬甸提供一批包括飛機、雷達、電子設備在內的軍事援助，以換取緬甸軍政府改變立場。
1999	3月，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公開表示支援流亡印度的緬甸持不同政見人士從事反緬活動，再度引發緬甸軍政府不滿，印度外交部被迫出面澄清費爾南德斯的聲明僅為個人言論。
	5月，緬甸內政部長訪問印度，兩國同意加強對邊境地區的反政府武裝和毒品走私進行打擊。

筆者自行製表

印緬關係直到2000年緬甸軍政府的貌埃(Maung Aye)將軍訪問印度才獲得實質性的進展，因為在此之後，印緬開始軍事上的接觸，主要還是針對雙方邊境的叛軍、分離主義分子。2003年底，印度與不丹聯合打擊叛軍，合作名為「全面清剿」(Operation All Clear)的軍事行動，2004年緬甸軍政府主席丹瑞(Than Shwe)訪問新德里，並重申緬甸在邊境問題上與緬甸的一致立場。⁴¹

印度也於2002年開始與緬甸作軍事武器的交流，其輸緬品項包含雷達、衛星收發器等非致命性武器，其目的在爭取軍政府在邊境問題上的支持，並藉由提

⁴¹ Arijit Mazumdar, "Bhutan's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Indian Insurgents," *Asian Survey*, Vol. 45, No. 4 (July-August 2005), pp. 566 ~580.

升緬甸裝備，藉此得以使雙方在邊境安全上情報、資源共享。不過印度這樣的政策，在國際上引起爭論並遭受撻伐。⁴²但印緬在邊境上的合作仍每年持續，但行動卻始終無法滿足新德里的期望，印度期盼能一勞永逸的處理分離分子的問題，但進展卻極其有限。⁴³由於地形的緣故，再加上叛軍多與駐地軍警有利益輸送，所以官方行動難如預期般的順利。

2003年緬甸外交部長吳溫昂訪問印度，兩國外交部長建立未來在兩國事務上的磋商機制，同年印度副總統謝卡瓦特(Bhairon Singh Shekhawat)率團訪問緬甸，2004年緬甸「國家與和平發展委員會」主席丹瑞(Than Shwe)訪問印度，印緬簽署《非傳統安全合作協議》、《塔曼迪水電項目協議》和《2004-2006文化交流計劃協議》，這是緬甸國家元首24年來首次訪印，也是緬甸軍人執政16年來印緬兩國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2005年印度外長辛格再次對緬甸進行訪問，並與軍政府主要領導人就修建從緬甸經過孟加拉國到印度的天然氣管道問題進行了協商；2006年，印度總統卡拉姆訪問緬甸，主要針對兩國需要合作打擊邊境叛亂組織，及儘快實現加拉丹河項目和實兌深水港建設計劃，儘快建成印—緬—泰公路，以早日達成湄公河—恒河合作項目。

2010年，丹瑞大將第二次訪問印度，以爭取印度對緬甸大選的支援和幫助緬甸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大選結束，吳登盛當選總統，西方國家仍然否定此次大選的價值，而印度卻表示肯定和歡迎，印緬之後並展開一系列合作，2010年底，印度最大汽車製造商塔塔汽車公司與緬甸的汽車和內燃機公司簽屬合作協議，於緬甸境內合作生產重型卡車；2011年印度陸軍參謀總長訪緬，雙方並簽署防務協議；同年10月，印度宣度提供緬甸5億美元貸款及協助緬甸發展灌溉工程；2012年5月，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訪緬，成為25年來首位出

⁴² “India Swaps Arms for Co-operation with Myanmar,” *Jane’s Defence Weekly*, October 11, 2006.

⁴³ Ministry of Defence (India), *Annual Report 2003–04*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2004), p.12

訪緬甸的印度首長，此行目的在擴增雙邊商業往來、爭取緬甸豐富的天然資源以滿足國內的能源需求，並在這場資源競賽中趕上中國的脚步。印緬雙方簽署了包括航空協定、農業合作、開設邊境市場、成立聯合貿易和投資論壇、信息技術合作、國際問題研究、文化交流計劃等在內的 12 項協議。此外，印度還將為緬甸提供 5 億美元貸款。⁴⁴

表 2-3、2000-2011 印緬大事紀

年分	事件
2000	1 月 6 日，印度陸軍總參謀長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力克上將率團訪問緬甸。次日，緬甸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兼陸軍總司令貌埃上將率團回訪印度。
	7 月初，馬力克上將再次率團訪問緬甸，並會見緬甸和發委主席和副主席。
	11 月 14-21 日，緬和發委副主席貌埃率團對印度進行 1988 年 9 月以來緬甸主要領導人首次對印度的正式訪問。
2001	2 月，印度外長辛格訪緬，這是自 1987 年拉吉夫·甘地總理以來印度政府部長級官員對緬甸的首次訪問。
	2 月 13 日，由印度軍隊修建的緬甸友誼公路開通。這條被稱為印-緬友誼路的公路全部由印度陸軍邊區公路組織承建，造價 3000 萬美元，連接印度東北部曼尼普爾邦的邊境城市莫雷和緬甸親敦江畔的葛禮瓦。它還延長到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2003	1 月，緬甸外長吳溫昂訪問印度，為 1988 年 9 月軍人上臺之後緬甸外長首次訪問印度。兩國外長同意建立外長磋商機制，並簽署了一項旨在發展雙邊關係和邊境貿易的協議，以加強在水電站和公路建設、油氣開發和資訊技術等方面的合作。
	7 月，吳溫昂外長作為丹瑞主席的特使再次訪問印度。
	11 月 2-5 日，印度副總統謝卡瓦特率團訪問緬甸，與緬甸領導人深入會談。謝卡瓦特是自 1987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緬甸後，16 年來出訪緬甸級別最高的印度領導人。
2004	緬甸軍政府抓捕軍情局兼國家情報局長欽紐，丹瑞大將隨即前往印度訪問。印緬簽署《非傳統安全合作協議》、《塔曼迪水電項目協議》和《2004-2006 文化交流計劃協議》。
	10 月 24-29 日，緬甸和發委主席丹瑞大將率三軍總參謀長瑞曼上

⁴⁴ 「印度—緬甸簽署 12 項合作協議」，人民網，2012 年 5 月 30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8020957.html>

	將、和發委第一書記登盛中將、外交部長年溫少將、軍隊後勤部部長丁昂敏烏中將以及工業、能源、鐵道運輸、通信、科技和衛生等內閣部長對印度進行為期 6 天的正式訪問。
2005	3 月，印度外長辛格再次對緬甸進行訪問，並與軍政府主要領導人就修建從緬甸經過孟加拉國到印度的天然氣管道問題進行了磋商。
2006	3 月，印度總統卡拉姆訪問緬甸，表示兩軍需要合作打擊向那伽、曼尼普爾反叛組織輸送武器彈藥的行為，儘快實現加拉丹河項目和實兌深水港建設計劃，儘快建成印-緬-泰公路，以有利於湄公河-恒河合作項目。
2010	6 月，丹瑞大將第二次訪問印度，以爭取印度對緬甸大選的支援和幫助緬甸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2011	6 月，印度外長克里希納訪問緬甸，這是緬甸軍政府當年三月被民選文職政府接替之後，印度與緬甸的首次高層接觸。克裏希納沒有會見反對派和民主運動領導人昂山素季。
	2011 年 10 月 14 日，緬甸總統登盛訪問新德里。期間，印度對緬甸向民主轉變表示歡迎。兩個鄰國還同意強化友誼和經濟合作。登盛和印度總理辛格在新德里進行會談期間，同意增強在石油和天然氣勘探的合作。登盛說，他鼓勵印度對緬甸的能源建設增加投資。辛格則表示願意提供緬甸五億美元基礎建設貸款。
2012	5 月，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訪緬，雙方簽署了包括航空協定、農業合作、開設邊境市場、成立聯合貿易和投資論壇、信息技術合作、國際問題研究、文化交流計劃等在內的 12 項協議。

筆者自行製表。

第三節 小結

中緬關係的發展，在冷戰期間，外交政策的目標都在於透過與對方交好，來謀求國家安全與利益，但因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衝突、小國對大國的疑慮、大國對小國的影響，使中緬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和防範，如中共對緬共的支持、中共想削弱英、美對緬甸的影響；緬甸則不願受制於人，意圖抵制或降低這種影響，在大國紛爭中保持中立，因此中緬關係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取決於國際環境的變化。直至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對外政策改變，改革開放的來臨，為尋求和平發展的環境，以有利於國內的經濟建設，再

加上中美建交、中蘇關係和緩，也降低仰光對北京的重要性，國際環境直到 80 年代末，隨著天安門事件爆發、緬甸的民主抗爭運動，中緬關係又趨緊密。

印緬兩國關係在 20 世紀 50 年代非常密切，雙方同為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同提倡者。即使在 1962 年上台的尼溫政府實行的國有化運動嚴重損害了印度僑民的利益，印緬之間也保持了一定的正常關係。但是 1988 年 9 月緬甸軍政府上台後，印度對緬甸的政策，轉向批評對立，印度原本指望翁山蘇姬領導的民主陣營能很快上台，但印度和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對緬甸制裁的政策並沒有生效，而印度新的對外戰略的實施以及與緬甸的地緣政治關係又不允許印度長期與緬甸交惡。所以，印度政府逐漸放棄了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作為制定對緬政策基礎的做法。此外，中緬關係自 1988 年以來不斷發展，包括軍事和安全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合作逐漸深入，也成就中國在緬甸的商業和軍事影響力，這也是印度的緬甸政策的目標是要考量緬甸與中國間的戰略關係。⁴⁵

在邁入 21 世紀後，官員互訪、經濟交往、軍事交流成為中印對緬關係的主要交往形式。就中國而言，在其逐漸擴展其經濟力量的同時，中國不僅仍然利用軍備轉移來推動外交工作，也用以強化軍事安全及增加經濟利益，讓軍備轉移成為中國增加國家利益不可或缺的籌碼之一；而印度因為經歷對緬政策的反覆不定，印緬關係亦不若中緬關係來的深入，在邁入 21 世紀才有較積極的進展，但這些層面多源自於對與中國在緬甸優勢的恐懼，印度始在交通、投資、天然氣管線的建設上，努力追趕中國的脚步。

⁴⁵ Andrew Selth, "Burma an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9, No.2(June 1996), p.213.

第三章 緬甸在中印地位的戰略利益

緬甸東北與中共接壤，西北連接印度、孟加拉，東南連結泰國，西南濱臨孟加拉灣。就地理條件而言，是中共進入印度洋最便捷的路線；亦是印度「東向政策」不可或缺的陸路橋梁，因此，緬甸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對中共、印度而言都是戰略利益重大。緬甸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地緣政治走向和在中立的條件下選擇交往的國家。

緬甸北部多高山，南部為平原，且河川、山脈多為南北走向之格局，並多發源於中國，這樣的地形有利於中緬間的交通建設發展，亦有利於中共內陸省份通向印度洋的貿易通道開展，因此，緬甸對中共實現兩洋長期戰略有很大的重要性。印度要貫徹「東向政策」的戰略，緬甸是其與「東南亞國協」國家初步接觸的前哨，更是中共向南、印度向東發展的兩大勢力交會區，其戰略地位之重要性不言可喻。

第一節 緬甸在中國地位的戰略利益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維持周邊國家的穩定，符合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1993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即於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外交工作總結指出，「過去五年，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克服種種困難，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爭取和平安定的周邊環境是我國外交工作的重點；2000年發布的《2000年中國的國防》中亦提及，「中國正在一心一意的進行現代化建設，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符合中國的根

本利益。」⁴⁶

緬甸對中國的重要性可從二個層次來看，首先就國際層次而言，中國周邊國家地區在安全、經濟建設和國際政治方面對中共具有重要意義。在安全方面，周邊國家是對中國最有直接影響的地區。周邊國家是對中國與大國關係的一種重要的制衡器。見於中國與最大的強國美國的關係的不穩定性，中國與周邊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和削弱中美關係的波動和搖擺對中國產生的不利影響，可以預防某種不可測的危險。⁴⁷

就區域層次而言，緬甸的國內局勢很不穩定、經濟亦不發達，但卻是中國維護周邊安全很重要的一環。緬甸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印度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必經入口，更是中共進出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在戰略上，中共視緬甸為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延伸，中共高層不時的訪問緬甸，可以顯見其對緬甸的重視，而緬甸更是中印關係的重要因素。儘管中共並不認為印度是個實質的威脅，但印度卻視中共是潛在的敵人。

從 1979 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緬政策是服膺於其對外政策下的，亦即維持周邊環境的穩定來幫助中共國內實施現代化；其次，中共對緬政策亦可視為 1955 年「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延續。2008 年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訪問緬甸時更重申，將秉承「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持續推動中緬友好關係的進展。

⁴⁶ 「2000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sy.mca.gov.cn/article/gfjy/gfbps/200707/20070700001067.shtml>。

⁴⁷ 孫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07。

就中國而言，邊境的安全至關國家安全，在與緬甸長達二千多公里的邊界，若在仰光有一個友善的鄰國政權，並且需要中國的經濟援助、軍事武器、外交上的支持來對抗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權，這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經濟上，中國也可透過緬甸協助發展西南省份的經濟，對外出口物品到緬甸，甚至透過緬甸這條陸路通道更遠連結至印度洋，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最終目的是控制麻六甲海峽。⁴⁸早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國就已經有學者撰文呼籲打開緬甸通往印度洋的經貿與戰略走廊。⁴⁹由於 1990 年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大選結果，受歐美國家經濟制裁，而中國也因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在國際上亦顯孤立，雙方都需盟邦的支持，而中緬關係也由此趨於緊密，而中國也藉此機會，提供大量軍事、經濟援助來拉攏緬甸，滿足自身的戰略意圖。

中國在緬甸的戰略利益考量，主要涵蓋下列幾方面：

一、能源利益

2003 年 11 月 29 日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分析中國經濟形式時，首次提到了金融與石油兩大安全概念。胡錦濤指出中國 80% 的石油都通過麻六甲海峽的航運通道，一些大國一直企圖控制該海峽的航運通道，中國必須制定新的能源戰略布局，於是解決能源運輸的「麻六甲困局」，遂成為中國擬定能源戰略的主要考量之一。⁵⁰

另一方面，中國為了實現在 2020 年時，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的經濟成長必須翻兩番。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保守估計中國大陸每年石油消費需要 4.6 億噸，但是在目前開採技術沒有重大突破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每年僅能生

⁴⁸ YB, "Beijing Consolidates Its Hold on Myanmar,"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July 1997), p. 3.

⁴⁹ Pan Qi, "Opening to the Southwest: An Expert Opinion," *Beijing Review*, Vol.28, No.35 (Sep 1985), p.1.

⁵⁰ 「中共因應『麻六甲困局』的討論與作法」，《大陸工作簡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6 年)，頁 8。

產 1.8 至 2 億噸的石油，屆時將產生 2 億噸的石油缺口。⁵¹為了彌補因為經濟發展而持續擴大的石油缺口，中國大陸必須從海外各地尋油。

除了「麻六甲困境」外、南海主權爭端、台海情勢發展，都將直接影響中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雖然新加坡控制著「麻六甲海峽」，但與美國的軍事關係間接幫助美國在必要時的控制權，尤其 2004 年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法戈上將 (Thomas Fargo) 提出美國將向麻六甲海峽派駐軍隊，但後因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反對而作罷，但這也顯現出美國的意圖。儘管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強海空軍的現代化工作，但是目前解放軍海軍還是沒有能力化解美國與日本的海上圍堵，一旦海上運輸線被扼住，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

因此除了石油的來源外，針對石油運輸問題，中國必須興建一條從中東到印度洋經緬甸的新輸油管線。從緬甸港口實兌(Sittwe)或緬甸的瑞麗(Ramree)島西興建到雲南昆明的輸油管線。估計此管線造價大約二、三十億美元，每年可運送四千萬噸石油⁵²。中國將緬甸視為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戰略據點，目前正在建構「珍珠串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 來確保印度洋上的海運線安全。一旦中國與美國之間為了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勢必會封鎖麻六甲海峽，中斷中國的石油來源。透過中緬之間能源合作，有助於中國擺脫「麻六甲困局」並從陸路突破美國的海上封鎖，而策劃已久的中緬石油管道也已於 2010 年 6 月正式動工。

緬甸因為擁有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也是中國支持緬甸軍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聯合國為例，從 2000 年開始，美國積極推動把緬甸問題列入聯合國安理會議程。2007 年 1 月，緬甸問題進入安理會表決階段，由美國起草的決議案指責緬甸國內存在人權、愛滋病、毒品等問題，稱這些問題對區域安全造成威

⁵¹ 「2020 年石油缺口 2 億噸 中國急需建立戰備油儲備」，《中國時報》，2004 年 7 月 23 日。

⁵² 賀蔓，「揭秘中國以緬甸路徑突破馬六甲困境」，大紀元時報，2007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6/n1657580.htm>

脅。中國利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對該決議案投下反對票，緬甸因而逃過被制裁的命運。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與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在緬甸仰光簽訂合約。中國獲得緬甸三個深水區塊的石油天然氣勘探開採權，總面積為 1 萬平方公里。時間上的巧合不禁令人懷疑油田合約是緬甸給予中國投下反對票的回報。⁵³

二、軍事利益

1988 年緬甸群眾示威迫使 1989 年的軍政府換班，中國當時就與新上台的軍政府簽訂武器合約。在西方國對緬甸實施制裁後，中國逐步成為緬甸軍政府主要的武器供應者和貿易伙伴。這背後龐大的軍事交易，牽涉重大的經濟利益及後續的維修保養，自 1988 年到 2009 年，中國和緬甸共簽署了多份軍事交易合同，其中出口的武器裝備包括巡邏艇、戰鬥機、各類導彈、坦克、火箭炮、導彈艇等。詳見表 3-1。

表 3-1 1988~2009 中國出售緬甸武器一覽

年代	內容
1988	中國在 1989-1991 年間向緬甸供應了 3 套 JLG-43 搜索雷達和 3 套 JLP-40 對空搜索雷達。
1989	在 1989-1990 年交付 55 輛 63 式坦克；在 1990 年供應 30 輛 69 式 WZ-121 坦克和 100 輛 85 式 YW-531H 裝甲運兵車。
1990	在 1991-1992 年交付 12 架 F-6 戰鬥機；在 1990-1991 年交付 12 架 F-7M 戰鬥機及其使用的 75 枚“霹靂-2”近程空對空導彈；在 1990-1992 年供應 200 套 HN-5A 便攜式地空導彈系統；在 1991-1993 年向緬甸出口 10 套 037 型巡邏艇。
1991	在 2002-2003 年向緬甸交付 5 套 EFR-1 火控雷達；在 1998-2002 年供應 5 門 76 式 37 毫米艦炮；在 1994 年供應 4 架運-8 運輸機。
1992	在 1997-1998 年供應 24 架 A-5C 攻擊機；在 1993 年供應 12 架 F-7M 戰鬥機和 1 套 JY-8A 火控雷達；在 1992-1998 年交付 225 枚 F-7M 和 A-5C 戰機使用的“霹靂-2”近程空對空導彈。
1993	在 1998-1999 年供應 12 架 F-7M 戰鬥機和 40 枚“霹靂-2”、40 枚“霹

⁵³ 羅少蘭，「緬甸民主運動觸及中美神經」，亞洲時報在線，2007 年 9 月 25 日，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119&Itemid=47

	震-5B”近程空對空導彈；同年交付4套311式火控雷達、50輛63式輕型坦克、150輛85式YW-531H裝甲運兵車、30門63式107毫米牽引式火箭炮和24門74式37毫米艦炮；在1995年交付50輛69式WZ-121坦克。
1994	在1995-1997年供應50枚C-801(CSS-N-4)反艦導彈和6艘037-1G型導彈艇。
1996	在2004-2005年交付3套344式火控雷達。
1997	在1999年交付12架K-8教練戰鬥機。
2001	在2004-2007年交付8門AK-230型30毫米艦炮；在2004-2005年交付30枚C-801反艦導彈。
2002	交付200輛軍卡、5艘艦艇。
2005	交付400輛軍卡。
2008	交付900輛軍卡。
2009	簽署50架K-8教練戰鬥機。

筆者自行製表

參考資料來源：<http://military.dwnnews.com/big5/news/2012-02-13/58593129.html>

此外，中國協助緬甸的漢依島（Hangyi）、可可島（Coco Islands）、阿加泊（Akyab）、默姬（Mergui）群島與高克皮猶（Khaukphyu）等海軍基地進行現代化建設，包括建立雷達站、維修和油料補給設施，作為支援中國潛艇在印度洋區域的作戰用途。⁵⁴

中國的技術人員在可可島與漢依島建立海軍基地，協助教導緬甸軍官操作潛艇，訓練當地海軍，教導緬甸軍方使用與保養新的雷達設施等。⁵⁵中國在可可群島上裝設的電子監視設備，可以作為監視印度、美國等國海軍行動，同時配合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深水港，讓解放軍海軍更進一步靠近波斯灣。中國透過提供緬甸軍事裝備、武器生產設備、訓練計畫、情報交換、電子偵測裝備

⁵⁴ 蔡裕明，「兩洋突圍：中國對緬甸外交政策之探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04年5月)，頁313~314。

⁵⁵ 林錫星，「緬甸政治形勢探析」，*東南亞研究*，第3期(2002年9月)，頁18。

等手段來拉攏緬甸政府，提昇兩國關係的緊密度，利用緬甸讓解放軍海軍兵力逐步向印度洋擴張。⁵⁶

三、經貿利益

西方國家對緬甸所實行的經濟制裁，反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一方面，緬甸北部緊鄰中國，受西方經濟制裁而短缺的工業產品及生活用品可從中國進口。對緬甸民眾而言，中國家電的價格低廉，在緬甸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可以適應緬甸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⁵⁷而為了拓展與緬甸的經貿關係與保護緬甸的商人，中國在緬甸設有「緬甸中國企業商會」（Chinese Enterprises Chamber in Myanmar），經由此經貿機制來擴大中國與緬甸的經貿關係。二方面，中國在開發西部的同時，將緬甸作為中國西部產品出口與資源進口的中繼站。緬甸可以成為中國的「陸橋」（landbridge），把從雲南經過緬甸到達印度洋這條路線成為中國的西南絲路（southwest silk road）。⁵⁸

中國認為可以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滇緬公路，「把緬甸作為轉口貿易的中繼站，把仰光作為雲南的出海口」，打造從昆明到緬甸八莫，再通過伊洛瓦底江到印度洋，從而建構一條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圈。⁵⁹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圈可以讓四川、甘肅或雲南等中國內陸省份產品，透過緬甸的水路與陸路網絡開拓海外的市場，不用經過麻六甲海峽即可到達印度洋。中國於1998年3月向緬甸提議興建昆明至仰光的中緬水陸聯運通道（Highway-Waterway Combined Transport），一旦這條通道完成後，中國的商品可以從仰光轉海運至歐美地區。

⁵⁶ Rahul Bedi, "India, China Join hands at Sea", Asia Times, July 8, 2003.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EG08Df01.html

⁵⁷ 範學忠，「中國產品如何開拓緬甸市場」，**東南亞縱橫**，第3期(2000年9月)，頁14~15。

⁵⁸ 同註54，頁316。

⁵⁹ 劉少華，「論中緬關係」，**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2001年5月)，頁328。

另外緬甸所蘊藏的自然資源，如礦藏、森林、水資源等，因為緬甸長期遭受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再加上經濟技術落後，這些具有重大經濟利益的資源並未得到大規模的開採和利用，因此緬甸與許多外國公司的合作也受到一定的阻力，這恰好給予中國的企業機會，中國的資金、技術進入緬甸開發大量的原始資源，也使的中國公司在緬甸市場的優勢相較於其他國家格外明顯。

四、社會安全利益

緬甸是一多民族的國家，境內存在許多分裂勢力，少數民族為對抗軍政府的獨裁，在中緬、印緬邊境獨霸一方，對政府的治權形成挑戰，但緬甸軍政府的圍剿不甚成功，叛軍往往在中、印、緬邊境山區四處逃竄，加上越過邊界掃蕩的困難，例如 2009 年緬甸軍政府以緩和大選的威脅為由，派遣軍隊進入邊境省份的果敢地區，向拒絕接受收編的果敢自治區武裝部隊進行攻擊，最終雖佔領該地區，但卻造成將近四萬名的難民湧入中國境內，對中國造成嚴重困擾。

第二節 緬甸在印度地位的戰略利益

自從 1988 年緬甸軍政府執政後，國際社會對緬甸政府採取孤立、經濟制裁等政策，緬甸迫切需要援助，而中共此時也身陷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泥淖中，國際聲望低落，中緬雙方於此時建立緊密的關係；而印度亦為緬甸鄰國之一，卻採取相異的政策立場。印緬關係自從緬甸軍政府上臺，印度基於本身是民主大國，對緬甸的獨裁政權時有批評，並支持緬甸民主人士。但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外交政策從來就不是以「民主」作為指導原則，從冷戰時期，「民主」的印度是蘇聯在亞洲的重要盟友，因為這符合兩國的地區安全利益。歷史上也未見印度

向其重要的鄰國不丹，目前仍施行君主專制的國家推行民主。⁶⁰

冷戰前，印度對鄰國緬甸欠缺關注，其焦點多落在次大陸的傳統對抗問題上，也就是來自中國在背後支持的巴基斯坦的挑戰。因此有學者認為，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印巴關係互動中，印度事實上被降為一個主要和巴基斯坦一爭高低的區域性國家，而不是與中國競爭的大國，從而使中國在印巴衝突中得到一個自然的政治好處⁶¹。但到 90 年代，印度從週邊及亞太地區的發展出發，基於本國戰略和「中國因素」的考量，提出面向東方並合作的「東向政策」⁶²，而印度對緬甸的接觸政策，整體仍是「東向政策」的一部份⁶³。

冷戰結束與蘇聯的垮台，使的印度不只失去重要盟友，更失去同時扮演貿易夥伴、軍事供應商角色的蘇聯，印度拉奧總理(P. V. Rao)的「東向政策」是極具前瞻性的戰略，尋求與東協各國就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連結，而非單方面的經濟政策作為，標誌著印度在區域以及全球層次的戰略基調。⁶⁴「東向政策」當然也涵蓋與緬甸關係的改變。

就地緣政治上來看，緬甸是印度外交東向的第一站，也是通向東南亞甚至東亞的重要通道，與緬甸關係的改善，有助於印度與東協各國、亞太地區間的貿易往來，並推動與該區域各國的政治對話、經濟、貿易、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對印度境內而言，亦有助於維持東北邊境各省的穩定，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當

⁶⁰ Bertil Lintner, "India stands by Myanmar status quo," *Asia Times*, Nov 14,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IK14Df02.html

⁶¹ John W. C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8.

⁶² 尹錫南，「論冷戰後印度的東向政策」，*南亞研究季刊*，第 2 期(2003 年 6 月)，頁 2。

⁶³ Helen James, "Myanma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ateg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 1.26, No.3(December 2004), pp. 536~537.

⁶⁴ C. S. Kuppuswamy,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More Aggressive, Better Dividends,"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January 3, 2006. <http://www.saag.org/%5Cpapers17%15Cpaper1663.html>.

時印度外交部長 Dinesh Singh 更強調發展與緬甸的關係符合印度國家利益⁶⁵。

在「東向政策」的戰略下，印度對緬甸政策的轉向，主要包含五個方面，包括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的來源、印度進入東南亞的陸路通道、對抗中國影響力的鄰國、提升印度區域地位的重要平台、以及處理東北部武裝叛亂的合作夥伴，為了實現這些利益，印度採取一系列政治、經濟、安全措施，但印度這些戰略利益仍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印度要透過緬甸實現這些利益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一、處理東北部武裝叛亂的合作夥伴

印度東北邊的七個邊境省份⁶⁶，自印度1947年獨立以來，不同民族的叛亂問題，造成該地區長期的不穩定，在加上該地區多高山峻嶺，交通十分不便，政府的管理較為鬆散，叛軍運用暴力手段當作政治工具與新德里對抗，由於這些叛亂分子沒有國家邊界的概念，一旦政府發動攻擊，他們在緬甸、孟加拉、不丹等國的山區流竄，造成政府圍剿的困難，並與緬甸的少數族群在邊境走私、販毒，⁶⁷對印度的治權形成嚴重的挑戰。數十年來，緬甸政府對於印度的反抗軍在邊境的活動視而不見，也不願意驅逐，長期下來，成為緬甸政府在政治上與新德里議價的籌碼。緬甸當局默許印度反抗軍在該國的地下活動，亦造成新德里的不滿；印度遂透過與緬甸少數族群的支持來達到報復緬甸對該國反抗軍的支持。例如，印度情報組織協助訓練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反叛軍。⁶⁸尤其印度在1988年緬甸境內的民主運動的支持，使的緬甸政府加強其對印度反抗軍支持的力度，如曼尼普爾邦人民解放陣線(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Manipur)、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

⁶⁵ Renaud Egret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Mar 2008), pp.38~72.

⁶⁶ Arunachal Pradesh, Assam, Manipur, Meghalaya, Mizoram, Nagaland, and Tripura.

⁶⁷ Kachin, Chin, Rakhine, Mon, Karen/Kayin, Karenni/Kayah, and Shan

⁶⁸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1999), p. 395.

另外，就是印度東北邊省份與緬甸接壤，長期的不穩定仰賴與緬甸的合作。印度東北部與緬甸國界長達4000公里，其中阿薩姆邦、納加蘭邦、米佐拉姆邦、曼尼普爾邦等四邦與緬甸相鄰，在英國統治印度之前，長期享有獨立與自治的權力，然而其文化、習俗也和印度其他省份不同。印度獨立後，其不願受新德里政府的統治而欲爭取獨立，印度視此為分離主義的叛亂份子，雙方屢屢發生武裝衝突，甚至限制外人進入這四邦。由於分離主義份子的活動橫跨印緬邊界，印軍不便進入緬甸領土追擊叛軍，因此需要緬甸軍政府的合作，共同打擊藏匿及活動在印緬邊境的分離主義分子。

然而，長期受到新德里支持的克欽族，在1993年單方與緬甸軍政府簽定停火協議，迫使印度政府重新思考對緬政策，也由於在邊境問題上的挫敗，使的印度為尋求東北地區的穩定，開始思考與緬甸的合作。並隨著該年印度外交秘書J. N. Dixit訪緬，針對印緬兩國皆關切的邊境問題作為雙方關係解凍的突破口，獲得初步成果。印緬雙方於1994年簽訂邊界貿易協定，將於1995年開放Moreh(India)、Tamu(Myanmar)兩邊境城市，促進雙方邊境貿易；在1995年更進一步在軍事上進行合作，代號為金鳥(Golden Bird)的打擊邊境叛軍的計畫，該計畫雖獲得初步成功，然而隨後因為印度對翁山蘇姬於該年獲頒尼赫魯獎的正面態度，使緬甸單方面終止該項軍事合作。值得注意的在於，這些邊境上的合作，對於印度的國家安全至關重大，但對緬甸政府而言卻不是，畢竟反對印度政府的叛軍，對緬甸的領土並無實質威脅，他們是為尋求脫離印度政府的分離主義。

二、提升印度區域地位的媒介

印度自二戰後脫離英國幾百年來的殖民枷鎖後，建國初期並未得到世界強權的重視，對一個位居南亞次大陸擁有十億人口的國家而言，它在全球的地位顯然和它的認知的不大相稱。印度獨立之初，尼赫魯身為一國總理兼外交部長，為了

印度國家利益，在他的心中早就繪製一張雄心勃勃又頗具新意的藍圖，這目標就是要使印度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⁶⁹。這張藍圖要達到目的，首先印度要全面繼承英國在南亞地區的勢力範圍。在尼赫魯勾繪的世界大國宏偉藍圖裡，活躍的外交必不可少，縱觀半個多世紀的印度外交政策，無論經歷何種演變與發展，自始至終一直是在南亞區域內與南亞區域外這兩個層面上演進，前者旨在坐大南亞，後者則立足前者，實現衝出南亞，邁入國際外交舞臺的中心。⁷⁰

冷戰時期，由於美蘇對立，印度親蘇聯而與東南亞國家分屬兩大陣營，因此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間關係較為薄弱，對東南亞國家也較不重視，但隨著東南亞經濟的日益活躍，且東協在區域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大，也使的印度意識與東協建立密切關係的重要性。

印度在提出「東向政策」後，與緬甸等東協國家在經貿上合作是印度提升區域地位，走出南亞的第一步，透過經貿合作的加強來擴大與東協各國在政治上與安全上的連繫，進而保持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尤其是在緬甸的問題上，印度希望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國際社會長期因為緬甸的民主、人權等問題，而對緬甸施行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而緬甸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依賴中國、印度、東協等鄰國，歐、美西方各國常呼籲中、印在緬甸的民主人權問題上發揮作用，而印度被國際社會賦予如此的期許，對其地位亦是一項提升，不僅在緬甸事務上，更在其「大國地位」的恢復上。

三、對抗中國影響力

冷戰結束後，中國因素長期是印度對外政策主要的考量，為了對抗中國在區

⁶⁹ 尼赫魯在自己《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寫道：「印度以它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

⁷⁰ 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4 (July-August 2006), pp. 17~32.

域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也因為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中國的崛起對印度的政治菁英而言，是一項威脅。⁷¹儘管中印間長期高層間的往來互訪，簽訂許多條約協定，但印度持續不斷的軍事建設顯然是針對中國及其盟友，深怕威脅其在南亞的地位，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均與中國有經濟與軍事上的往來，印度與緬甸的交往，某種程度上亦是平衡中國日漸在區域的影響力。對印度而言，即使緬甸無法成為其勢力範圍，也要降低緬甸對中國的過度依賴，為防止中國對印度形成包圍，印度視緬甸為一層緩衝屏障，因此與緬甸軍政府的政治妥協目的亦在阻止中國在緬勢力的增長。

由於中國在緬甸境內協助軍政府修建橋梁、道路及其它基礎設施，使印度更加不安，新德里認為這些舉措將使的中國獲得進入印度東北境內的捷徑；其次，中國協助緬甸在印度洋的可可群島(Co Co Islands)、恒支島(Hainggyi Island)修建海軍基地、設施，威脅印度海權；再加上中國長期提供緬甸低廉的軍事裝備甚至在安達曼海域上架設敏感的監視裝備。因此從 1993 年印度對緬政策改變的開始，就是不希望緬甸成為中國的衛星國威脅印度國家利益。⁷²印度許多智庫學者皆認為與緬甸作建設性的交往有助於印度緩解來自中國對其側翼的威脅。⁷³因此「中國因素」在印度對緬甸的戰略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印度長期對緬甸軍人政權的不滿，在冷戰後不久即迅速的轉向，視緬甸的民主運動是該國國內事務，印度取得與軍政府關係解凍的初步成果。除了緬甸對中國日益加深的仰賴、印度境內東北的叛亂問題，種種因素皆迫使印度對緬甸軍人政權的更加容忍。但更重要的是能源的因素，依據緬甸軍政府公佈的數據顯

⁷¹ Renaud Egretreau, "India's Ambitions in Burma: More Frustration than Success?" *Asian Survey*, Vol.48, No.6(November 2008),pp.936~938.

⁷² Mohan J. Malik, "Sino-Indian Rivalry in Myanma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No.2 (September 1994), pp. 137~156.

⁷³ Baladas Ghoshal, "Trends in China-Burma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30, No.2 (April-June 1994), pp. 187~202; and Udai Bhanu Singh, "Recent Trends in Relations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Strategic Analysis* Vol.18, No.1 (April 1995), pp. 61~72.

示，⁷⁴緬甸的天然氣儲量位居全球第十位，預估在 19 個陸上與 3 個近海的油氣田上的天然氣儲量超過 90 兆立方呎；在原油方面，已確知的原油儲量為 32 億桶。近年來，緬甸日產 4000 多桶石油，天然氣則為 80 多億立方呎，其中出口 50 多億立方呎。目前緬甸主要的天然氣田是位於馬他班灣（Gulf of Martaban）的耶德那（Yadana）、耶德貢（Yetagun），已探明儲量分別為 1840 億立方呎與 905.6 億立方呎。

印度曾提出建立一條從伊朗橫跨巴基斯坦到印度，用以輸送天然氣的「伊—巴—印管線」，但卻遭到美國的強力反對。因為華府相信德黑蘭正在試圖發展核武，任何可能用以支援此一行為者，美國都予以反對。」美國甚至警告任何與伊朗進行能源合作，都將面臨華府的制裁。印度欲向西獲取能源的構想，因伊朗發展核武之故，遭到美國反對而作罷，緬甸則成為其另闢能源管道的最佳選擇，新德里便積極和仰光當局簽定能源合作協定，希冀緬甸能成為印度分散能源的最佳途徑之一。

中國、印度同為崛起中的大國，經濟的高度成長仰賴對能源的大量需求，向海外尋求穩定的能源供應也使的中國的勢力伸入印度的後花園⁷⁵。來自中東、非洲的能源供應，需經過印度洋穿過緬甸而進入中國，形成對印度的環繞，而中國為保護自身利益，更於運輸線途中打造港口，如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港、在孟加拉灣協助緬甸建造具軍事用途的 Kyaukpyu、Haingyi Island 兩個港口⁷⁶。

⁷⁴ 蔣炳慶、李桂峰，「世紀之交緬甸與印度接近的原因初探」，*紅河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38。

⁷⁵ Sudha Ramachandran, "China Moves into India's Back Yard," *Asia Times*, March 13,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IC13Df01.html

⁷⁶ Gurmeet Kanwal, "Countering China's Strategic Encirclement of India,"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0), p. 13.

中共長期對緬甸的軍事援助，實與其為保障中東進口能源而亟欲建立「珍珠鏈」的戰略有關。中共為縮短從中東進口能源運至本土的時間，以及避免麻六甲海峽海盜的威脅，擬將中東進口原油運至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港，由此建立油管運至大陸本土，另一個則是從緬甸的港口建立運往雲南的油管。為此，中共極力協助緬甸在漢依島（Hangyi）、可可島（Coco Islands）、Zaetkyi、阿加泊（Akyab）、默姬（Mergui）群島與 Khaukphyu 等海軍基地進行現代化建設，做為交換條件。然而這六處海軍基地多位於印度東部的孟加拉灣上，中共可就近監視印度海軍及彈道飛彈部隊的活動，形同對印度安全的潛在威脅，新德里對此猶如芒刺在背。

總之，印度認為對緬關係的改善與加強，不但可以有效抵消中國在緬甸的優勢地位，防止緬甸一面倒向中國，而且還可以牽制中國希冀以緬甸為跳板而進入印度洋的戰略思維。

四、進入東南亞的陸路通道

在經濟層面上，東南亞地區人口眾多、又兼具廣大市場並擁有印度需要的資金與技術，並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在安全層面上，恐怖主義組織在東南亞與南亞間的發展以及海盜的猖獗，都使的印度、緬甸受到來自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在政治層次上，隨著東南亞國協的發展，東南亞地區漸成為國際關注的重點區域，印度的「東向政策」有一部份就是為強化與東協的政治經濟關係，在過去十幾年來，印度穩定擴大並強化與東協各國的關係，始自 1992 年的部門別對話，1995 年升級為全面對話關係，1996 年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2002 年起定期舉辦東協－印度年度高峰會。⁷⁷2009 年印度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目的是逐步取消關稅，於 2010 年生效，並將

⁷⁷ G. V. C. Naidu, "Whither the Look East Policy: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8, No. 2 (April-June 2004), p. 338.

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間將雙方關稅降至零。

要使印度與東南亞間的戰略關係在政策面向上落實，就需要透過緬甸的橋樑角色。尤其要成功與東協合作，更需透過緬甸的橋樑角色，因此改善與緬甸關係，成為新德里的首要之務，尤其隨著 1997 年緬甸的加入東協，雙方先在 1997 年成立「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

(Bangladesh-India-Myanmar-Sri Lanka-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接著於 2000 年成立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這些多邊計畫受到緬甸軍政府的支持，因為這對緬甸從過去受各國孤立到得以在區域經濟整合中取得一席之地具有重大意義，這些計畫的目的在擴大對緬甸貿易與投資，尤其是像泛亞高速公路這類的基礎建設措施上。區域主義的興起，給予印度透過多國的合作機制來平衡中國在區域的影響力。

第三節 小結

一、中國面臨的挑戰

(一) 印度因素

印度是影響緬甸情勢的主要外部國家之一，由於過去印度在緬甸軍政府與反對軍政府勢力之間的保留態度以及各自邊界上的反政府叛軍問題，印緬兩國關係一度受阻。但在印度政策轉向後，雙邊關係的連繫趨於頻繁，經貿往來也大幅提升。

21 世紀初期，中印各自在對緬關係上，基本上以競爭為主，雙方的競爭主要在心理上的不信任感，中國對印度在印度洋的獨霸心態，懷疑印度將阻礙其透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印度為防止中國的威脅，大力建設位於麻六甲海

峽西岸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海軍基地，以因應中國在孟加拉灣的軍事存在。印度對緬態度的改變除出於國家利益外，也是希望能抵銷中國對緬甸的影響，防止緬甸一面倒向中國，例如中國與東協國家間的曼昆公路的建設，印度則相對應提出自印度橫跨緬甸到中南半島的跨國公路。

在印緬雙邊關係上，隨著兩國經貿關係加深、軍事聯繫加強以及高層的互訪，也一定程度使的外部環境產生變化，包含緬甸的對外政策逐漸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而朝向「中立化」發展，如緬甸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在印度希冀緬甸成為對抗中國崛起的屏障時，這相對也給未來的中緬關係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二)緬甸內部因素

緬甸的政局目前雖由軍方主導，但包含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分離勢力各自有各自的力量來影響政局，如 2007 年追求民主的「袞袞革命」、2009 年少數民族引發的「果敢事件」的武裝衝突造成中緬邊境上的混亂秩序，幾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足以造成政治動盪。2010 年，緬甸軍政府舉行自 1990 年代的第一次大選，但是這一場由軍政府主導的不公平選舉，也引起外界的抨擊，而中國也相對應的會因為每一次緬甸的事件，而承受來自各界的國際壓力；近來軍政府也對國際釋放出許多友善的訊息，如 2012 年 3 月緬甸再次國會改選，翁山蘇姬得以進入國會、6 月更允許翁山蘇姬到歐洲訪問，讓外界又看緬甸可能民主的一絲希望，但緬甸的政局瞬息萬變，若緬甸真的在未來得以走向民主，中國不得不擔憂其有走向親近歐美的可能，這相信也不是中國所樂見的。

(三)緬甸的恐中因素

由於緬甸近年來逐漸意識到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將傷害其國家利益，所以當印度尋求改善對緬甸的關係時，緬甸給予回應，且由於歷史的因素，包含過去中

共對緬共的支持希望達到顛覆該國政權的目的，緬甸逐漸調整回過去的對外政策，在中印之間進行平衡外交，一方面，緬甸可以另外得到來自印度的援助與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印度的力量來減少中國在緬甸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近年來，隨著緬甸在政治上的改革，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同，緬甸亦藉此引進其他大國勢力，如美國、日本，以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這些發展對中國在緬甸的優勢正構成挑戰，也是未來中緬關係的影響因素。

二、印度面臨的挑戰

雖然印度在緬甸存在著重大的戰略利益，並且採取很多措施來促使這些利益實現，而緬甸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也樂於與印度發展外交關係，但對印度而言，其在緬甸的戰略利益仍面臨著挑戰。

(一)印度國內民族眾多、實行種姓制度、宗教間問題造成社會衝突不斷，再加上分離主義運動、貧富差距懸殊等種種國內因素牽制了其在對外政策的實施。儘管印度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的成就，國際社會對印度前景亦高度期待，但不可否認，印度國內存在著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伴隨著印度的持續發展，由民族、教派等內部衝突問題，將嚴重的威脅著印度在政治上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另外，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的問題，長期對印度是一項包袱，威脅著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也由於印度在南亞深受國內外安全的束縛，進而侷限其在南亞以外地區投射力量的能力。⁷⁸這些都使的印度在緬甸追求自身的戰略利益時，顯得力不從心。

(二)印度與緬甸過去同為英國殖民地，英國利用印人治緬的政策，使緬甸對印度仍有忌憚，過去的歷史記憶不利於印度在緬甸實現其戰略利益，再加上軍政府執政後，印度對其抨擊不遺餘力，更公開支持翁山蘇姬及其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⁷⁸ Sumit Ganguly, "Will Kashmir Stop India's Rise?", *Foreign Affairs*, 85, 4 (July-August 2006), p45~56.

並接納大量來自緬甸的民主流亡人士，因此至今緬甸軍政府擔心印度干涉其內政，雖然印緬關係已有改善，但印度與翁山蘇姬的關係仍令仰光不安。

(三)緬甸的問題是國際社會焦點的所在，許多國家如美國、日本或歐盟、東協等國際組織在這裡都有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因此，除了來自於國內的影響因素外，印度在緬甸的戰略利益也面臨著其他列強的外部競爭，尤其是中國在緬甸的地位和影響力，被印度視為最直接的競爭對手。長期下來，印度一直對中國在緬甸的舉措保持高度警惕，但印度若欲取代中國在緬甸的優勢地位仍不容易。中國長期對緬甸提供經濟援助，印度與緬甸發展經貿關係，也多以此援助為主，或出資協助建設，這樣相對會抵銷歐美對緬甸發動經濟制裁的效果，因此印度亦遭受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印度堪稱近二十年來對緬甸政策變化最大的國家，隸屬民主陣營卻背離美國所堅持的制裁政策，因此，印度對緬甸的戰略利益，除外來競爭者外，還面臨一定程度的國際壓力，印度必須採取謹慎態度來處理對緬政策，但這亦將印緬雙方進一步的強化聯繫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四章 中印在緬甸的經貿角逐

中緬建交前，兩國就有貿易往來，但金額不大，每年約為 300 萬美元，僅佔緬當時對外貿易總額的 1% 左右。1950 年建交後，兩國貿易關係有了較大的發展，並於 1954 年簽訂了兩國間的第一個貿易協定。⁷⁹1971 年 11 月，緬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並簽訂了新的貿易協定，雙方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

自 1988 年以來，中緬間的經貿往來，伴隨著雙方在政治、外交、安全等層面的密切關係，逐步強化。為發展雙邊貿易，中國在雲南邊境就設立 12 個通商口岸，緬甸也成立將八莫、清水河、戶板、九谷、南坎、木姐等 6 個城市設為邊境貿易城市。⁸⁰從 90 年代迄今，中國在邊界貿易上成為緬甸民生物資的最大供應國。此外，中國亦在公共設施、國營企業、能源等領域與緬甸展開一系列的經濟合作案，但這樣的經貿往來並無助於緬甸自身經濟、工業的實質性進展。中緬的經貿合作是以對現有政權的維持當基礎，對緬甸經濟上的幫助相當有限。更嚴重的是大量來自於中國的借貸，這將日益加深緬甸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短期內，中國在緬甸的經貿地位難以撼動。

第一節 中國與緬甸的經貿關係

一、在區域層次的經貿作為

(一)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⁷⁹ 范宏偉，「冷戰時期中緬關係研究 1955-1966,以外交部解密檔案為中心的考察」，*南洋問題研究*，第 134 期(2008 年 2 月)，頁 134。

⁸⁰ 盧光盛，「中緬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現狀及意義」，*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8~24。

中國與東協在 2002 年 11 月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與東協 6 個原創國（包括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完成自由貿易區計畫，預訂 2015 年再與其他 4 個東協新成員國（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完成自由貿易區計畫。該協議從 200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在 2004 年 1 月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中(ACFTA)，為增加對包含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的進口，中國在早收清單上涵蓋 600 多項農業產品，2004 年 11 月 30 日，雙方在寮國永珍簽訂自由貿易區貨品貿易架構協議，將雙方執行自由貿易區計畫的時間提前，中國大陸與東協 6 個較發展國家，包括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將在 2007 年以前，將 11 類商品免除關稅，其他 4 國則在 2012 年免除關稅。這 11 個領域是橡膠業、木業、汽車業、紡織業、農業、電子商務、漁業、保健產品業、航空業、電子業和旅遊業。

基本上，中國出口到東協主要產品包括電器、消費品、紡織、成衣、汽車零件、摩托車、鋼鐵、船隻等，而東協出口到中國之主要產品是石油、塑膠、橡膠、糖、稻米、棕櫚油、熱帶水果、天然氣等，雖然各有各的競爭優勢，但中國仍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不但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買東南亞的原物料商品，之後再以低價製成品傾銷回東南亞市場。

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啟動，緬甸在扮演中國轉口貿易的轉運站，或把仰光當作中國雲南的出海口，都扮演著重大角色，中國要想實現與東協兩大市場的連結，以中國為中心向外放射的水陸交通建設更形重要，因其有助於促進區域經濟整合及發展。緬甸是經貿整合下的一環，中國透過中緬陸水聯運通道 (Highway-Waterway Combined Transport)、泛亞鐵路的建構，經由緬甸與東協其他各國有更密切的連結。

(二)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區域的經貿合作，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開始之前，主要是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大湄公河次區域組織涵蓋中南半島大部分國家，是連接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地區的陸路橋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從戰略位置觀察，中南半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南北介於中國與印度兩亞洲強權箝制之勢，其核心地帶係跨越泰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的「大湄公河次區域該區域」，總面積 256.86 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3.2 億。⁸¹域內蘊藏著豐富的水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具有極大的經濟潛能和開發前景。

「大湄公河次區域組織」的前身是「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最初僅由寮國、越南、泰國、柬埔寨四個湄公河下游國家於 1995 年成立；而中國及緬甸兩個湄公河上游國家一直未正式加入，從 1996 年以來，「湄公河委員會」乃是透過與中國和緬甸舉行定期性的對話，透過強化合作機制來共同分享湄公河流域的資源。⁸²對中國而言，不加入 MRC，其在湄公河上游瀾滄江興建 8 座水壩的計畫將無法獲得所需的資金；更重要的是，中國亟欲開發從雲南的景洪港經緬甸、泰國到寮國鑾勃拉邦港的商業航道，若加入 MRC 則有助於加速這項計畫的協商過程。

2000 年中國與柬埔寨、寮國、緬甸三國簽署「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協議」，始於 2001 年間正式通航，2002 年 11 月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一次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的《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實施第一次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領導人會議制定的該區域中長期發展規

⁸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1)，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北京：中國外交部，2011 年 11 月 27 日公布)，參閱：<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in.china-embassy.org/chn/xwfw/xxfb/t888208.htm>，（最後瀏覽日：2012 年 5 月 11 日）

⁸²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eeded, Says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 No.5/02* (14 March, 2002). http://www.mrcmekong.org/news_events/press_release/2002/press05.htm

劃，⁸³關於緬甸的部分，包含加快新加坡—昆明鐵路與曼谷—昆明高速公路項目的實施、泛亞鐵路的建設。

二、中國—緬甸間的經貿作為

由於1988年軍政府執政後，歐美等西方國家、國際金融機構對緬甸的經濟制裁，緬甸依靠發展與鄰近國家的貿易關係，如中國、泰國、新加坡等來維持政權的穩定。而中緬雙邊貿易額有了較大增長。1995年，中緬貿易額為7.67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1997年來，由於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雙邊貿易額連年下降。⁸⁴直至2000年後逐漸好轉，到2002年，中緬雙邊貿易額再創歷史新高，據中國海關統計，2002年中緬雙邊貿易額達到8.62億美元，同比增長36.4%；其中出口為7.25億美元，增長45.7%，進口為1.37億美元，增長2.0%。現在，中國已成為僅次於泰國之後，緬第二大貿易夥伴國。

詳見表4-1，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中緬雙邊貿易總額達到了10.77億美元，同比增長25%，創歷史最高記錄。其中，中國向緬出口9.08億美元，自緬進口1.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5.2%和23.8%，中國實現貿易順差7.38億美元。中緬雙邊貿易額從2006年15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24億美元，增幅60%，佔緬甸對外貿易總額的24%。2008年上升至26.26億美元，2009年再增至29.07億美元。2010年，中緬雙邊貿易額為44.4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53.2%。雖然仍居泰國之後，為緬第二大貿易夥伴，但因緬甸向中國出口主要是通過邊境貿易，一旦之後緬甸正式向中國輸出油氣和已投產及新投產的水電，其對中國的貿易額將大增。如此一來，中國很快將成為對緬最大交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取代泰國。

⁸³ 王勤，「中國參與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及其進展」，*南洋問題研究*，第117期(2004年1月)，頁39~47。

⁸⁴ 賀聖達，「1988年以來中緬的經濟合作：現狀、問題和前景」，*雲南社會科學*，第2期(2005年6月)，頁5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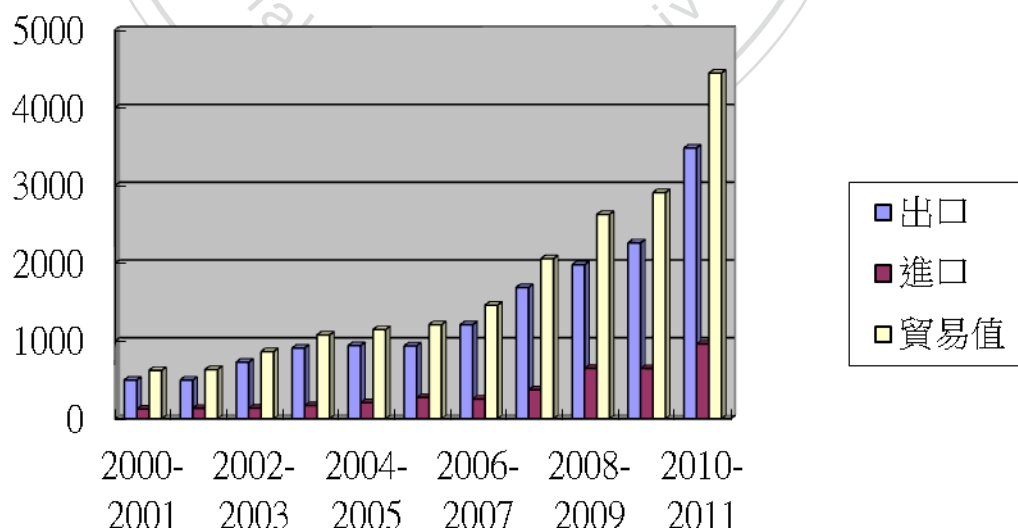
表 4-1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496	125	621	497	134	632	725	137	862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908	169	1077	939	207	1145	935	274	1209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1207	253	1460	1686	371	2057	1978	648	2626
	2009-2010			2010-2011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2261	646	2907	3480	960	4444			

筆者整理製表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圖 4-1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樹狀圖



筆者整理製表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由表 4-2 可以看出自 1988 年以後，緬甸軍政府因鎮壓民主運動，受到西方制裁後，中國在緬甸的貿易地位上升，不論在進口或出口，中國此後便成為緬甸的主要前五個進出口國，尤其在表 4-2，可以看出緬甸從中國進口比例，在軍政府執政前的雙方貿易相當冷淡，但因西方的經濟封鎖，造就中國在緬甸的獨大地位，至 2010 年已經攀升到 34%，緬甸對中國的貿易呈現大量逆差，差距的擴大，也讓緬甸對中國的依賴更深。

表 4-2 緬甸主要進口國(%)

	1980		1988		1990	
1	日本	43.7	日本	39.0	中國	20.6
2	英國	8.8	英國	9.1	新加坡	17.9
3	德國	7.4	德國	6.7	日本	16.6
4	新加坡	6.1	美國	6.0	馬來西亞	4.8
5	美國	5.0	新加坡	5.8	南韓	4.7
	1995		2000		2010	
1	新加坡	29.9	泰國	18.3	中國	34.0
2	中國	29.0	中國	18.0	泰國	21.4
3	馬來西亞	10.8	新加坡	15.8	新加坡	15.8
4	日本	7.4	南韓	10.5	馬來西亞	4.6
5	南韓	4.1	馬來西亞	8.4	南韓	4.0

資料來源：緬甸中央統計局網站

<http://www.csostat.gov.mm/Sdetails.asp?ID=001&Desc=Foreign Trade>

中國商品流入緬甸市場有三種途徑：其一是，通過官方正式貿易管道；其二是通過邊境貿易；其三是通過走私的管道。由於緬甸是一個農業國家，工業不發達，所以在工業產品包括機械設備在內的資本、貨物和絕大部分日用品、百貨均仰賴進口。中緬間經貿往來已久，中國商品早已打入緬甸市場，加上中國商品在價格上具有競爭優勢，對於人民所得不高的緬甸，更有競爭力。

從類別上看，緬甸進口的中國商品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是消費品，二是諸如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包括機械設備在內的資本貨物，三是工業原料和建築材料等。緬甸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包括大到如飛機、輪船、火車機車、汽車、拖拉機、計算機、彩色電視機、洗衣機和冰箱，小到如五金和包括文具、紡織品、食品、炊具、餐具在內的日常生活用品。

從表 4-3 可觀察發現，緬甸出口中國的貨物以木材、礦藏、水果、米等為大宗，但近年來以木材的品項成長最大，佔出口總額從 90 年代的 7.4% 迅速攀升到現在的 67.7%，但這並未間接帶動緬甸的經濟發展，因為大量未經加工的原木出口，缺乏附加價值，無法帶動相關產業的成長；另外由表中亦可得知，緬甸是一個農業國家，其出口產品大多為既非工業製成品又無附加價值的初級農產品、海產品和木材。可供中國進口的商品十分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從緬甸的進口。緬甸對中國的貿易仍局限在天然資源的出口上，對緬甸的經濟發展貢獻不大。需待之後緬甸正式向中國輸出油氣和已投產及新投產的水電，其對中國的貿易額將大增。

表 4-3 緬甸對中國主要出口物品(%)

Rank	Items				
1	24a Cork and wood	7.4	40.8	43.7	67.7
2	05 Vegetables and fruit	14.6	5.5	3.0	8.1
3	28 Metalliferous ores and metal scrap	3.8	4.3	6.2	4.8
4	27 Crude fertilisers and crude materials (excluding petroleum etc.)	0.2	0.2	8.0	4.0
5	66 Non-metallic mineral manufactures, n.e.s.	20.8	30.8	24.6	3.6
6	03 Fish, crustaceans, molluscs, preparations thereof	9.7	5.0	1.9	3.3
7	29 Crude animal and vegetable materials,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8.7	3.6	3.6	2.1
8	22 Oil seeds and oleaginous fruit	9.0	1.3	1.0	1.5
9	23 Crude rubber (including synthetic and reclaimed)	0.1	0.1	0.2	1.2

10	63 Cork and wood manufactures (excluding furniture)	0.1	0.5	0.2	0.5
----	---	-----	-----	-----	-----

資料來源：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 numbers
UN Comtrade Database. 筆者參考繪製而成。

中國從 1988 年軍政府執政以來，在緬甸具有優勢，但隨著緬甸於 1997 年 7 月 23 日加入東南亞國協後，加強了與包括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內的東協成員國的經貿關係。近來，隨著緬甸政局的改變，緬甸與韓國和印度的經貿關係也在取得進展。在這種情況下，上述國家的商品不斷湧入緬甸市場，搶占了部分原本屬於中國的市場佔有率，對中國商品未來在緬甸市場的絕對優勢構成了威脅，但中國得以憑藉其成本低廉的優勢，維持其在緬甸市場之市佔率。

第二節 印度與緬甸的經貿關係

一、在區域層次的經貿作為

(一) 印度—東協

印度自 1991 年提出東向政策後，全面加強與東協國家的合作，同時與緬甸關係亦開始改善；1992 年與東協建立雙邊關係，成為部門別（sectoral）對話夥伴，至 1995 年晉升為全面對話夥伴關係。2002 年於柬埔寨首都金邊（Phnom Penh）舉行「東協—印度高峰會」，首開印度、東協元首級對話機制，自此成為例行性年度會議，至 2011 年已舉辦 9 屆，雙邊關係與合作成果日趨重要。⁸⁵

基於經濟發展潛力與前景，雙方為促進更多加強貿易、投資的機會，於 2003 年第二屆東協—印度高峰會中簽署《東協—印度全面性經濟合作架構協定》（ASEAN-Indi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其最終目標—建立一個包括貨品、服務及投資等 FTA 的「東協—

⁸⁵ 參考東協官方網站：<http://www.aseansec.org/2548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1 月 15 日。

印度區域性貿易投資區」(ASEAN-India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a)。在歷經六年談判之後，東協與印度於 2009 年 8 月 13 日簽署《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ASEAN-India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並已於 2010 年生效，成為涵蓋人口 18 億、GDP 合計 2 兆 7,500 億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之一。此自由貿易區將消除逾九成商品的關稅，包括棕櫚油(原油及煉油)、咖啡、紅茶與胡椒等；最快在 2016 年將先有超過 4,000 種商品關稅降至為零。

而透過東協—印度對話夥伴關係，印度參與許多東協主導的諮詢性會議和對話合作機制，其中與緬甸有關者包含「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以及《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the BIMST-EC Free Trade Area)等有助於加強區域內對話及整合的會議或組織。

(二) 「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

為避免印度的「東向政策」受阻，印度在總理 Vajpayee 於 1998 年執政後，設法強化與東南亞的地緣聯繫。例如，湄公河雖未流經印度，但它仍利用與緬甸接壤的關係，在 2000 年積極倡導並與泰國、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共同成立「恆河—湄公河組織」，從而讓其有機會參與「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並以此作為擴大與東協國家合作的突破點。⁸⁶

「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的成立是印度和湄公河下游五國(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外交安全戰略考慮和經濟利益驅使下的產物；也是印度為加速推行「東向政策」、與東協國家拉緊關係和加強合作採取的重要措施之一。由於中國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獲得了亞洲開發銀行的資助。在

⁸⁶ 許瑛，「三國博弈大湄公河流域主導權印日合作牽制中國」，東方瞭望月刊，2004 年，<http://threegorgesprobe.org/gb/print.cfm?ContentID=10349>，最後瀏覽日期：2010 年 1 月 25 日。

經過幾年發展，在交通、能源、電信、旅遊、人力資源開發和貿易等方面皆與中南半島國家擴大合作，印度必須有所回應。而對緬甸等國家而言，加強與印度的合作可以制衡中國在該地區的絕對優勢，維持一種平衡；且印度的崛起亦將提供更大的市場和各項援助。

印度在「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中特別重視交通上的合作，希望建成一條從印度通往中南半島的跨區域、跨國公路。2002年4月印度、緬甸和泰國三國達成共識，修築印度德穆到泰國美索的公路。公路計劃分三期修築、總長1360公里、投資7億美元；2003年完成了聯合勘察，2004年初動工，但直到目前，公路建設因為緬甸資金缺乏、印緬邊境毒品交易和走私貿易猖獗、印度東北部分裂勢力叛亂等問題一度擱置，尚未全線貫通。⁸⁷

「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的成立很大原因是與對抗中國在該區影響力的產物，但在成效上卻不如預期，首先，「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在成立的10年時間裡，獲得了亞洲開發銀行融資的20億美元資助，「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自成立至今，幾乎沒有得到國際資金的支持。其次，印度許多與各國的合作項目是在雙邊協議下執行的，而非通過「湄公河—恆河組織」這個多邊架構，也使的該組織徒具形式。

(三) 「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BIMST-EC Free Trade Area)

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on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 又稱為「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組織」，成立於1997年。創始會員國是孟加拉國、印度、緬甸、斯裏蘭卡、泰國，2003年，尼泊爾、不丹加入。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在各成員國自身的經濟

⁸⁷ 鄧藍，「湄公河—恆河合作倡議：十年發展與前景展望」，*東南亞研究*，第4期(2010年)，頁67~70。

實力及優勢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內的經濟、貿易及技術協作；合作領域包括貿易與投資、技術、交通、通訊、能源、旅遊和漁業等方面，以推動環孟加拉灣國家的經貿合作，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在貿易與投資方面，重點發展領域是紡織服裝、藥品醫藥、寶石首飾、花卉園藝、食品加工、汽車工業，以及另配件、橡膠、茶葉、咖啡、葉子和香料。該組織 2004 年開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⁸⁸

從印度的長期戰略看，印度非常重視緬甸的戰略地位，不會放棄緬甸，只要中緬關係持續穩定發展，印度就會參與到這一地區的合作中來，從而最終達到它進入東南亞和中國市場的目的，從上述的「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等的建立，都可以看出中印間競逐的戰略意涵。

二、印度—緬甸間的經貿作為

(一) 印度—緬甸經貿發展

在印度對緬政策轉向至 21 世紀間，印度緬甸兩國先於 1993 年簽署了「邊境貿易協定」，1997 年印度執行該協定並開放邊境三個口岸，同年雙方簽署關於印度援助緬甸修建塔莫—卡勒瓦(Tamu-Kalewa)的合約。1998 年 3 月 29 日，印度向緬甸提供 1000 萬美元貸款。該筆貸款將用於緬甸從印度進口鐵路機車等設備。同年 4 月 25 日，印緬兩國又簽署了在農業及相關產業進行合作的備忘錄。1999 年 2 月，印度向緬甸製造業投資 450 萬美元。

2000 年 11 月 17 日，印度再次向緬甸提供 1500 萬美元借貸，該筆貸款將用於緬甸從印度進口機電設備。印度政府耗資約合 2200 萬美元在緬甸西北邊境地區修建了一條長達 160 公里的公路，即德穆—葛勒瓦公路，印度外交部長辛格稱其為「友誼高速公路」。該公路是緬印邊境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它將印度同緬

⁸⁸參見維基百科(Wikipedia)有關“BIMSTEC”條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BIMSTEC>，2010 年 1 月 25 日查詢。

甸緊緊地連接在一起。沿著該公路繼續前行，可到達緬甸商業、文化中心、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該公路已於 2001 年 2 月 13 日正式通車，將大大促進緬甸西北邊境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及緬印雙邊經貿往來。2003 年 1 月，印度同意向緬甸提供 2500 萬美元的貸款，並承諾進一步發展兩國在私營經濟方面的合作。2004 年 7 月，印緬兩國正式簽署了印度向緬甸貸款 5700 萬美元，用於改造從仰光到曼德勒的鐵路的協議，其中包括印度的一家國有公司將提供價值 2800 萬美元的機車和其他設備。2004 年 10 月，印緬兩國簽署了《促進兩國貿易投資協議》。2006 年 3 月，印度總統卡拉姆訪問緬甸表示願協助緬甸實兌深水港建設，並盡快建成印—緬—泰公路，以利於「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下的進一步合作，但成效仍極為緩慢。

表 4-4 為邁入 21 世紀後，印度與緬甸雙邊貿易額的增長趨勢，在印緬關係改善後，由於緬甸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印度努力嘗試強化雙邊的經貿關係，雙方貿易逐年成長，但進展速度與中國相較仍有限。2003 年印度副總統訪問仰光並發布印緬雙方年度貿易額將在 2006 年達到 10 億美元，但卻沒發生。2004 年到 2005 年，該年度雙方貿易額為 5.19 億美元；2005 到 2006 年度，雙方貿易額為 6.36 億美元；2006 年到 2007 年度為 9.23 億美元；即使 2007 年到 2008 年度亦僅達 9.94 億美元。相較於中緬貿易額的成長幅度，印緬間的貿易額成長緩慢在於下列幾項因素：

一、印度資本家、投資者對於緬甸的銀行體系缺乏信心，並對該國金融秩序有所顧慮。由於緬甸軍政府長期獨裁，全國社會、經濟體系均置於其掌控，貪汙、賄賂盛行，法律形同虛設，對於印度投資者風險過大。

二、印度進口大量緬甸初級加工產品，如稻米、豆類或木材，但印度出口至緬甸

的多為工業製成品，價格必定較高，對多數緬甸人民而言消費不起；在加上來自中國、泰國的產品相對具有價格優勢，僅靠印度單方面對緬甸的進口貿易量，難以提升雙方貿易額。

三、印度對緬甸投資項目的侷限性。印度在緬甸的投資多以大型建設為主，如鐵路、公路、發電廠，且該項目多由政府或國營企業出資，民營企業的投資反而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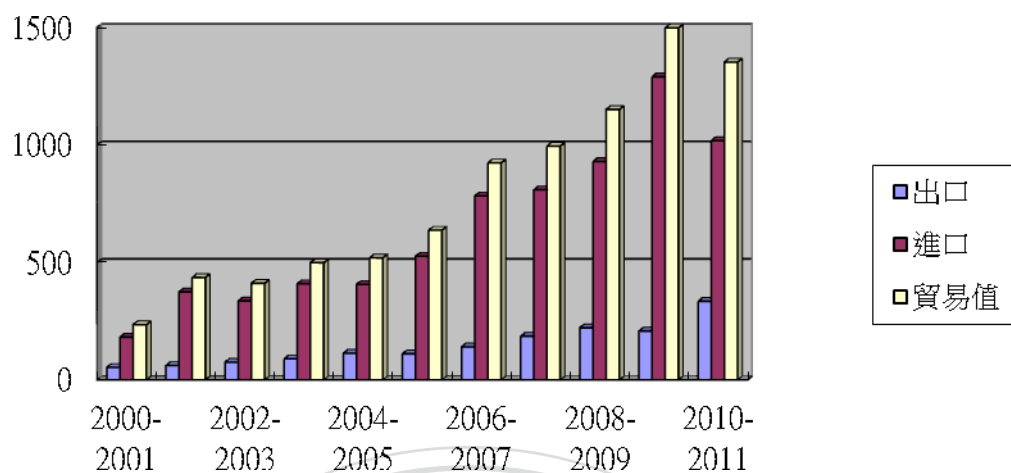
表 4-4 2000 年至 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52.71	181.69	234.4	60.89	374.43	435.32	75.074	336.0	411.11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89.64	409.01	498.65	113.19	405.91	519.1	110.7	525.96	636.6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140.44	782.65	923.09	185.82	808.63	994.45	221.64	928.97	1150.60
	2009-2010			2010-2011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值			
緬甸	207.97	1289.8	1497.77	334.42	1017.67	1352.09			

筆者自行製表 參考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commerce.nic.in/eidb/Default.asp>

圖 4-2 2000 年至 2011 年印度對緬甸之進出口貿易額樹狀圖



筆者自行製表 參考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commerce.nic.in/eidb/Default.asp>

除了中國因素，經濟利益亦是驅使印度與緬甸關係密切的重要因素之一。緬甸 2011 年總出口估計為 95 億美元，印度佔其中的 20.8%，為緬甸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緬甸的最大出口市場為泰國 38.3%，中國 12.9%，排第三)。此外，印度是緬甸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排在泰國、中國和新加坡之後。印度三分之一的豆類和五分之一的木材來自緬甸。而且，豆類和木製品佔緬甸向印度出口總額 97.5%。同時，水牛肉和藥品佔印度向緬甸出口總額的 45%。兩國並且在 2011 年同意將貿易額從現有的 15 億美元增加到 2015 年 30 億美元的目標。由圖 4-2 顯示，緬印雙邊貿易從 2000-2001 年的 2.34 億美元大幅增加到 2010-2011 年度的超過 13.5 億美元。印度從緬甸進口以農產品為主；印度向緬甸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通用鋼和半成品鋼以及藥品等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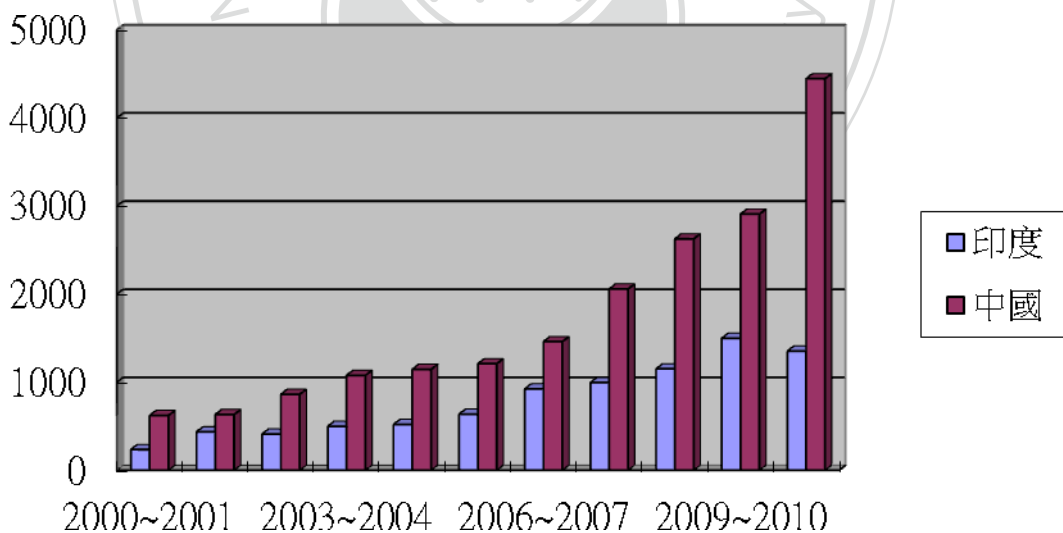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小結

中緬間長期密切的政治關係，也間接帶動雙方在經貿上的持續成長，由於緬甸豐富的油氣、水電、礦藏，不只有助於中國大量的能源需求，因其地理位置，

更是中國在推動與東協國家或其鄰國的區域、次區域經貿合作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的長期耕耘之下，由下圖 4-3 可見中緬貿易額的持續成長，在邁入 2010 年後，其幅度更是歷年來之最，一旦 2013 年中緬油管開通，雙方貿易額將在創新高。

而印緬間經過冷戰結束前後的短暫緊張之後，印緬間的關係進入緩慢發展的時期，其主因在基於國家利益原則下的印度對緬外交政策的調整，亦逐步帶動雙方的經貿發展，在邁入 21 世紀後，印度對區域經貿合作的重視，也增加印度緬甸的貿易往來，由圖 4-3 可以發現，印緬間的貿易額雖持續增加，但基本上是以相當緩慢的速度爬升，與中國相較，其差距在邁入 2010 年後更被實質擴大差距，也間接證明緬甸對中國在經貿上的依賴程度遠大於對印度。由於印緬間的天然氣管道協議仍未達成、交通建設進展緩慢，隨著中緬在 2013 年的油管開通、2014 年的泛亞鐵路建設完成，中國將近一步擴大與印度在緬甸的經貿優勢。

圖 4-3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國、印度對緬甸貿易額樹狀圖（單位：百萬美元）



筆者自行製表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commerce.nic.in/eidb/Default.asp>

第五章 中印在緬甸的安全角逐

中國、印度在安全領域的角逐，主要涵蓋緬甸的交通樞紐地位、邊境問題、投資建設、與能源及自然資源等面向上，由於緬甸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中國協助緬甸進行許多基礎建設，包含鐵公路、港口，以便中國商品能經緬甸陸路進入印度洋，海外油源亦尋同一通道進入中國；印度透過對緬甸的投資回應中國的企圖，包含為使印度東北部和其他國家聯結起來，印度修建通向曼德勒的公路，在緬甸西部進行建設，以防止中國進入與印度東北相鄰的緬甸西部。

1988 年緬甸軍政府執政，開放印度洋的門戶作為回報中國在國際上的支持，因此，中國著手協助緬甸在港口設施的更新，並協助修建海軍基地，如位於蘭里島(Ramree Island)上的皎漂港(Kyaukphyu)、海基島(Hainggyi)的海軍基地等，其次還包括實兌港(Sittwe)、可可島(Coco Island)、高克皮尤(Khaukphyu)、丹老(Mergui)和扎迪基(Zadetkyi)。但自從印度對緬政策轉向後，印度也陸續自緬甸獲得包含印度商船、軍艦得以在緬甸港口停泊、加油；與緬甸海軍在軍事上的合作等利益；從邁入 21 世紀至今，中印在對緬甸關係上各自有實質性的進展，中國在商業貿易上的進展最為明顯，陸續透過陸路通道的修建、港口設施的改善，未來中國可以同時透過緬甸的港口當轉運站，將國內工業製成品銷往歐、美各國。

雙方競逐的態勢早已公開化，邁入 21 世紀，中印更是加大在緬甸角逐的力道。由於緬甸的海岸線面向孟加拉灣及安達曼海，這樣的地緣特殊性，給予中國一個自四川、雲南經緬甸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然而緬甸自二戰後獨立以來，並

沒有發展出對海洋的企圖心包含在軍事及貿易上。⁸⁹

在中國、印度各自追求經濟的發展上，能源已經成為國家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緬甸是中印鄰國且在資源、天然氣各方面，對尋求能源供給多樣化的中印兩國而言，格外具重要性。雖然中印兩國都承諾在能源領域上進行合作，避免競爭的代價過於高昂，但兩大石油進口國的競爭卻不可避免，尤其在與緬甸相關的問題上。2007年3月，緬甸軍政府批准中國鋪設自緬甸近海實兌(Shwe)到中國雲南昆明的天然氣管道，雙方關係進一步鞏固；相對的，印度的管道設計方案，卻在幾年的協商之後，被軍政府所拒絕。此後中國更進一步取得鋪設一條與天然氣平行的石油管道權，以便運送來自中東的石油，能經緬甸而進入中國，強化中國本身的能源安全。

第一節 中國在緬甸的安全作為

一、能源安全

緬甸西倚印度洋孟加拉灣，南濱安達曼海鄰近麻六甲海峽，北與中國長達2000多公里的邊界，對中共而言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利益，中共尋求南向出海，伴隨著印度的「東向政策」，緬甸成為兩大勢力競逐的場域，就地緣政治而言，其猶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的樞紐角色，「地緣政治樞紐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其實力和動機，而是來自於其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在界定重要地區的進出通路，或不使重要玩家取得重要資源方面，有特殊角色⁹⁰。」緬甸境內南北走廊⁹¹、東西走廊⁹²、昆明—曼德勒—仰光間

⁸⁹ Renaud Egret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 – 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 (January–March, 2008), pp. 38–72.

⁹⁰ Zbigniew Brzezinski 著 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台北縣：立緒，民96)，頁49。

⁹¹ 90年代開始，中國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致力於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與交流，興建自中國的雲南省穿過緬甸一直到泰國的高速公路。

⁹² 「東西走廊」有兩條，第一條「東西走廊」東起越南峴港，經老撾南部、泰國東北部，至緬甸

公路建設，讓列強在此的競逐公開化。

緬甸位於麻六甲海峽的西端，與中國西南接壤，修建的交通路線可以使中國能源運輸的風險分散，避免油輪僅能繞行麻六甲海峽的航道，也避免一旦中國對外發生戰爭，海峽遭到封鎖而危害其國家安全。因此中國圍繞在天然氣油田的競爭也將間接導致中印在建設港口、基礎設施、油氣管道的進一步競爭。

2004年7月緬甸總理尼溫(Nywan)訪中，並具體提及中緬石油管道問題，同年中國副總理吳儀率龐大經貿團訪緬，簽訂多達21項經貿、投資協議、備忘錄、油田契約等，繼又提供1.5億美元優惠貸款，免除緬甸部份債務；2005年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會議上，中緬雙方簽訂備忘錄，計畫修建自雲南昆明到緬甸的天然氣管道，由於緬甸的政治社會風險以及雙方互信仍不足，中方相關部門及能源企業反應遲疑，直到2006年4月中國國務院國家發改委批准中緬原油管線提議，同年緬總理尼溫訪中，也簽署了多項協定，2007年軍政府正式批准了自緬甸皎漂港到雲南昆明的中緬石油管道，該條油管也是中國「十一五計畫」中能源戰略的四大油管之一⁹³；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長春訪緬正式簽署《關於建設中緬原油和天然氣管道的政府間協議》、《中緬關於共同開發水電的政府間協議》，依據協定，石油管道將耗資15億美元、天然氣管道10億美元，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將擁有50.9%的股份，餘下由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持有。⁹⁴同年底正式開工興建緬境馬德島油輪碼頭，也是皎漂附近的原油管道碼頭，2010年9月10日中國國內段於雲南安寧市由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宣佈開工，原

毛淡棉港的交通線及沿線經濟帶，全長1450公里；另一條是連接泰國與柬埔寨的「第二東西走廊」，總長為1000公里，由日本援建。

⁹³ 中俄原油管線、中緬油氣管線、中哈油管以及中亞天然氣管，即所謂「四大」國際能源管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局，2010年，

http://nyj.gov.cn/gjlyhz/t20090506_277155.htm. Retrieved.

⁹⁴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網站，<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0/06/04/001292063.shtml>

油管線計畫通往重慶，天然氣管線通往廣西，預計 2013 年全線完工。⁹⁵屆時這條長約 2380 公里的中緬油氣管道將每天向中國輸送 40 萬桶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原油，以及大量產自緬甸近海的天然氣。

在中緬油管的背後，緬甸計劃在中國輸油碼頭的基礎上，把皎漂建成大型綜合港口。軍政府也有計劃將皎漂建設成為經濟特區，推動緬甸西部的經濟發展。2011 年 4 月底，官方媒體《緬甸新光報》披露，緬甸已與中國達成協議，開建一條從中國西南直通印度洋的鐵路，起點也是皎漂。⁹⁶透過油管的建設，也間接增加緬甸人民的就業機會以及油管沿線的城市發展，對中緬各有益處。

而印度在與緬甸天然氣管道的建設上，因為與過境國孟加拉的談判不順利，再加上雙方傳統關係不睦，而無疾而終。中緬管線在原油部份主要影響海運，目前並無直接的競爭性管線問題，由於管線是從印度洋碼頭接收中東、非洲原油，不預再經過 1080 公里長的馬六甲海峽，也不再具有南海、台灣海峽的航行問題，因航線而必須依賴沿岸國家的程度大為降低。相反的，一向對稱霸印度洋具有雄心的印度，與中國的隔閡與心結恐有增無減，而中國在大力投入緬甸的同時，對印度的戒心也同時升高，這或是中國在印度洋沿岸租用基地設置軍事監控設施的原因。

⁹⁵ 「中緬油氣管道中國境內段開工」，中國能源網，2010 年 9 月 10 日，<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28234>, Retrieved 2010/9/29.

⁹⁶ *The New Light of Myanmar*, April 28, 2011, <http://www.myanmar.com/newspaper/nlm/index.html>

圖 5-1 中緬原油管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0/06/04/001292063.shtml>

二、貿易安全

交通運輸的建設，使的能源安全獲得保障，兩者息息相關，由於現今眾多工業產品、日常用品多仰賴石油為原料，中國為生產大國，產品進出口仰賴交通建設的暢通，並帶來貿易的成長，一旦交通路線受阻，賴以貿易的進出口物資也勢必被切斷，對能源的需求也會相對下降，因此對中國來說，在緬甸陸路的建設通道，與能源管道建設，對國家的發展都是相當重要，中國透過緬甸前進印度洋的戰略也要解決其西部開發產品輸送的問題。中國官學界大部分將中緬關係聚焦在能源通道的重要性上。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緬甸扮演「陸橋」的角色，是中國通向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的「絲綢之路」有著重大的戰略價值。⁹⁷此外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啟動，交通建設有助於促進區域經濟整合及發展，而緬甸也成為中國貿易安全下的一環，因為就中國之觀點而言，要想實現中國大陸與東協兩大市場的連結，並，就必須先打通西南地區(雲南、廣西)通往中南半島的水陸通道和經濟走廊，不論是經由「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The Greater Mekong

⁹⁷ 徐本欽，「中緬政治經濟關係—戰略與經濟的層面」，*南洋問題研究*，第1期(2005年3月)，頁34。

Sub-region,GMS)、「東協—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2007年雲南更提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國際大通道”戰略構想：連接“三亞”（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溝通“兩洋”（太平洋、印度洋），形成昆明至越南、昆明經老撾至泰國、昆明經緬甸至印度洋、昆明經緬甸至南亞的快捷交通運輸體系。⁹⁸

（一）建設國際通道

1. 中緬陸水聯運通道(Highway-Waterway Combined Transport)

強化中緬間的交通建設是中國與緬甸及東協國家間的重要政策，中國於2000年12月即以提出與東協交通合作的計畫；2003年《中國—東協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中，有關緬甸的部分包括：建設自昆明至仰光的鐵、公路，改善瀾滄江—湄公河的航道安全等。⁹⁹2004年，中國與東協簽訂《關於交通合作的政府間諒解備忘錄》，中國大陸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藉由打通水陸通道及開發經濟走廊，深植對緬甸及其他中南半島地區之影響力。透過國際通道的建設，原本中國西部的產品要透過鐵路或水路輸送到中國的沿海港口，曠日耗時，中國認為，可以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滇緬公路，「把緬甸作為轉口貿易的中繼站，把仰光作為雲南的出海口」，打造從昆明—瑞麗（中國境內）—八莫（緬甸境內），再通過伊洛瓦底江到印度洋，從而建構一條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圈。¹⁰⁰

開通中緬陸水聯運通道，不僅有助於中國推動與東南亞、南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更使的中國得以開闢一條不經麻六甲海峽就可直達印度洋的出海路線；此外，對中國而言，中緬陸水聯運通道的開通，除了貨物運輸，也可用來石油運輸，

⁹⁸ 「雲南建設國際大通道—從群山奔向海洋」，人民網，2010年1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10842216.html>。

⁹⁹ 參考東協秘書處網站，<http://www.aseansec.org/index2008.html>。

¹⁰⁰ 劉少華，「論中緬關係」，**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2001年5月)，頁328。

改變原本能源運輸僅透過輸油管的單一運送方法，使的中國在能源運輸上多元化，間接降低輸送風險。另一方面，在公路投資過大、鐵路建設週期長的情況下，作為通向南亞、印度洋的大通道，投資較少、成效較快的中緬陸水聯運通道極具戰略價值。由中國雲南瑞麗口岸出境，沿著瑞麗至緬甸八莫的公路，從八莫下水伊洛瓦底江直達仰光、印度洋，這就是計劃建設的中緬陸水聯運通道。

中國目前正重點推進三條大通道的建設，即昆明—瑞麗—緬甸曼德勒—緬甸皎漂陸路通道、昆明—章鳳—緬甸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至緬甸仰光陸水聯運通道和昆明—芒市—盈江—緬甸密支那—印度雷多陸路通道。其中，中緬伊洛瓦底江陸水聯運是在中國昆明和緬甸仰光之間建立的一條陸水聯運大通道，使中國現有的公路、鐵路與緬甸的伊洛瓦底江航運連接起來，形成中國昆明—章鳳—緬甸八莫港—仰光港，包括公路、鐵路、水路、口岸樞紐站、水陸聯運中轉港、出海港在內的進入印度洋的陸水聯運體系。該通道計劃在 5 年內建成。

2. 泛亞鐵路

「泛亞鐵路」最早是在 1995 年舉行的「東南亞國協」第五屆高峰會議上，由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提出，得到了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元首的認同。規劃的泛亞鐵路全長 5,500 公里，從雲南的昆明出發，經寮國、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最後直達新加坡。經研究勘查之後確定了中、東、西三線(請參閱下圖)。其中西線的路線，將由昆明經廣通、大理、保山至瑞麗出境進入緬甸，經仰光、再經曼谷至新加坡，全長 4,760 公里。¹⁰¹

其中「滇緬鐵路」一段是「泛亞鐵路」計畫中的一部分，起點在中國雲南的昆明，終點在緬甸仰光，全長約 1920 公里。其中中國境內的「昆明至瑞麗」段，

¹⁰¹ 李稚，「泛亞鐵路建設的由來與發展」，當代亞太，第 11 期(2002 年)，頁 46。

目前已建成「昆明至大理」段，「大理至瑞麗」段尚未完工。

中國之所以支持「泛亞鐵路」，其關鍵在於鐵路有助於分散海上戰略通道的風險，也是中緬間油氣通道未開通前的另一項選擇，中國來自於中東的石油皆不可避免的要通過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所共管的麻六甲海峽，一旦該區域政治、軍事上有所動盪，將造成中國的能源風險，因此「泛亞鐵路」是確保中國石油運輸安全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伴隨多邊貿易的成長，「泛亞鐵路」亦有助於中國與緬甸及其他東協國家的貿易運輸，使彼此產品和資源有效交流，而中國內陸省分的產品南下印度洋或西進中東、歐洲、非洲等區域，更可大大縮短距離。

但目前中國在關於「泛亞鐵路」的建設仍存在著問題尚待克服，以西段經過緬甸的路線而言，首先，就是鐵路沿線的安全問題，整條鐵路最不安全的是中、緬、泰所謂“金三角”一帶，目前這一地區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充斥許多不確定性；其次，緬甸國內發展的不可預測性，近年來緬甸軍政府與國內其他民族間的對抗，鐵路經過的沿線區域，將提高投資該段鐵路項目的風險；第三、中南半島國家，如緬甸、泰國等多天災特點，尤其近年來這些國家水患頻仍，也引起投資方的關切。

圖 5-2 泛亞鐵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dzhou.com.cn/news/gnzg/2012-01-28/174276.html>

「泛亞鐵路」作為中緬國際運輸大通道重要國內幹線的泛亞鐵路西線大理至瑞麗段已經開工，龍陵至瑞麗高速公路已經在 2010 年開工。兩個交通幹線項目完工後，中國高速公路網將與緬甸公路、水路運輸網實現對接，兩國間的鐵路網

間距將縮小到 140 公里，從以上口岸出境 100 公里內均可到達緬甸重要水路港口八莫，具備實現陸水聯運的基礎。¹⁰² 它將形成連接東南亞、南亞、印度洋的國際通道，將提高中國整個西南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二) 水力發電合作

中國與緬甸雙方在水力發電合作上都相當積極，對中國而言，緬甸境內許多河流均源自於中國，水電合作有助於中國賺取外匯並強化與緬甸關係及影響力；對緬甸而言，水電的開發是該國吸引外資的一項領域，並有助於協助該國之工業、民生用電，加速基礎設施的建設，並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中國目前在緬甸的水力發電投資狀況，至少有 45 家中國跨國公司參與了包括一些變電站和輸電線的項目。這些項目當中，最大的一項是薩爾溫江上游裝機容量為 7,100 兆瓦的塔桑 (Ta Sang) 水壩。¹⁰³

2004 年 6 月，中國大陸之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中國葛洲壩水電有限公司、中國電工設備、中國國際信託、及中信科技等五家大型企業即合作承包了緬甸耶瓦 (Yeywa，位於依洛瓦底江支流米坦格河畔，距曼德勒東南 60 公里) 水力發電站工程，竣工後每年發電 35.5 兆瓦。2006 年中國大陸與緬甸簽約合作興建「瑞麗江一級水電站」，該水電站裝設 6 台 10 萬千瓦發電機組，年平均發電量達 40.33 兆瓦。¹⁰⁴ 於 2008 年開始發電，2009 年 4 月開始全力供電。

¹⁰² 蔣小華、盧永忠，「建設印度洋國際大通道發揮面向印度洋橋頭堡作用」，**特區經濟**，第 4 期 (2010 年 4 月)，頁 97~99。

¹⁰³ In the Balance: Salween Dams Threaten Downstream Communities in Burma; Shan Sapawa. 2006. Warning Signs: An Update on Plans to Dam the Salween in Burma's Shan State; Karen Rivers Watch. 2004. Damming at Gunpoint: Burma Atrocities Pave the Way for Salween Dams in Karen State; & Salween Watch, Southeast Asia Rivers Network & 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at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4. The Salween Under Threat: Damming the Longest Free River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salweenwatch.org/publications.html>

¹⁰⁴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網站，「激戰瑞麗江一水電十四局瑞麗江電站截流施工紀實」，2007 年 2 月 26 日，

而中國大陸在緬甸最大的水電投資案，是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在緬甸投資的「伊洛瓦底江上游水電開發」計畫，該計畫位於克欽邦境內，將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開江和邁立開江，以及兩江匯合後的上游幹流段，陸續興建 7 個梯級發電站，總裝機容量為 1,650 萬千瓦。總投資將達 2,000 億元人民幣(約 340 億美元)，建設期為 15 年。¹⁰⁵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擬開發的 7 個電站包括：耶南水電站、廣朗普水電站、匹撒水電站、烏托水電站、其培水電站、臘撒水電站、和密松水電站。

其中密松水電站(距離密支那 30 公里)投資金額為 36 億美元，為 7 個梯級電站中的第一座，裝機量 600 萬千瓦，總工期 8 年，於 2009 年 12 月 21 日舉行盛大開工典禮，計畫於 2017 年首台機組發電。至 2011 年下半年中方已陸續投入 20 億美元資金。¹⁰⁶

但是 2011 年 9 月 30 日，緬甸總統吳登盛向國會發表聲明，聲稱在其任內將根據人民意願「擱置興建」中緬合作的密松水電站。緬甸政府宣佈這一決定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立即表示歡迎，但中國大陸方面則大感詫異，這也是境外投資難以預料的政治風險之一。基本上，緬甸主要目的是討好當地少數民族克欽族，因水庫會把克欽族發源地的密松沉於水底；亦可視為緬甸政府藉此議題，鼓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民間的反中聲浪，也緩和中國在緬甸境內不斷擴大的影響力。此舉卻也顯示緬甸政府不會盲目順從中國的投資，中國的投資也要改變單考慮經濟收益，不考慮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多種因素的作風。2012 年 7 月，密松水電站仍未見復工，緬甸媒體亦報導，由於無法預料密松大壩工程的建設前景，緬甸投資委員會做出決定，計劃先把建築材料和設備運送回中國。密松水電站演

http://www.sinohydro.com/portlet?pm_pl_id=7&pm_pp_id=13&COLUMNID=111111&ARTICLE_ID=11724607890001

¹⁰⁵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網站，「中國在緬甸投資的首個水電項目成功截流」，

<http://www.cec.org.cn/news/showc.asp?id=92488>

¹⁰⁶ 李晨陽，「緬甸政府為何擱置密松水電站建設」，*世界知識*，總第 21 期(2011 年)，頁 24~26。

變至今，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帶有政治意味，因此對中緬關係格外敏感。

三、軍事安全

緬甸自 1988 年後，在長期遭受西方國家武器禁運的影響之下，軍政府為維持其治權，採取高壓獨裁的政策，鎮壓境內民主分子，並與邊境叛軍長期對抗，而中國不只扮演經濟援助的角色，亦是軍事武器的供應者，雙方在軍事安全的交流上，不僅僅表現在中國對緬甸的武器輸出，更涵蓋軍事基地的建設、軍事人員的互訪等。

表 5-1 中緬軍事人員交流(中訪緬)

時間	軍事人員訪問
1991 年 11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何其宗中將
1995 年 7 月	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
1996 年 4 月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
1999 年 6 月	中共政委李繼耐中將
2001 年 4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
2003 年 4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吳鈺敘上將
2004 年 12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孫志強中將
2005 年 12 月	成都軍區副司令貴全智中將
2006 年 10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梁光烈上將
2007 年 8 月	濟南軍區政委劉冬冬上將
2008 年 10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上將
2009 年 3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

筆者自行製表：參考資料來源李寶俊，《當代中國外交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3；"Chronology of Chinese-Burmese Relations," The Irrawaddy On-line Edition, text from <http://www.irrawaddy.org/res/china.html>; Dsmond Ball, "SIGINT Strengths form a Vital Part of Burma's Military Muscl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10, No. 3, p.35

表 5-2 中緬軍事人員交流(緬訪中)

時間	軍事人員訪問
1989 年 10 月	緬甸三軍副總司令兼陸軍司令丹瑞(Than Shwe)中將
1996 年 10 月	三軍副總司令兼陸軍司令貌埃(Maung Aye)上將
2000 年 5 月	緬甸陸軍參謀長丁吳中將
2001 年 9 月	緬甸空軍司令妙亨

2002 年 5 月	緬甸海軍司令梭登
2002 年 12 月	緬甸三軍總參謀長杜拉瑞曼(Thura Shwe Mann)上將
2003 年 8 月	三軍副總司令兼陸軍總司令貌埃(Maung Aye)上將
2004 年 7 月	國防部防空總局局長梭溫(Soe Win)中將
2005 年 4 月	緬甸空軍司令妙亨中將
2006 年 9 月	國防工業部丁艾中將
2007 年 1 月	緬甸三軍總參謀長杜拉瑞曼(Thura Shwe Mann)上將
2008 年 8 月	國防工業部丁艾中將
2008 年 11 月	緬甸三軍總參謀長杜拉瑞曼(Thura Shwe Mann)上將
2009 年 4 月	國防工業部丁艾中將

筆者自行製表：參考資料來源李寶俊，《當代中國外交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3；"Chronology of Chinese-Burmese Relations," The Irrawaddy On-line Edition, text from <http://www.irrawaddy.org/res/china.html>; Dsmond Ball, "SIGINT Strengths form a Vital Part of Burma's Military Muscl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10, No. 3, p.35.

早在1989年，緬甸軍政府執政後第一個軍事代表團即到達北京，談判購買中國武器，交易金額為14億美元，1990年，中國正式向緬甸提供武器，並經由中緬公路運送進入緬甸。¹⁰⁷1991年與1993年，中國分別交付緬甸兩個殲—7戰機中隊，這些戰機多部署在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以南的密鐵拉(Meiktila)空軍基地。¹⁰⁸1994年11月，中國出售價格達4億美元的武器予以緬甸軍政府，主要包括海軍艦艇、裝甲車輛以協助緬甸的軍事現代化，以及直升機、火砲及部分小型武器，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緬甸共接收了中型、輕型坦克各約100輛，以及24架的戰機、250輛的裝甲運兵車等。¹⁰⁹

2002年，中國向緬甸提供了200輛軍用卡車和5艘艦艇，同年中緬兩國並在緬甸南部海岸舉行中緬海軍演習並協助訓練緬甸海軍軍官；2005年中國又提供為數約400輛的軍用卡車予緬甸。2008年，中國東風汽車公司向緬甸出售900

¹⁰⁷ 徐本欽，「中緬政治經濟關係：戰略與經濟的層面」，*南洋問題研究*，第1期(2005年3月)，頁35。

¹⁰⁸ Andrew Selth, "The Myanmar Air Force since 1988 :Expans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9 No.4(March 1998), pp.389~409.

¹⁰⁹ 林錫星，*中緬友好關係研究*，(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66。

輛軍用卡車。¹¹⁰

中緬在其他安全方面的合作還包含，中國協助緬甸的漢依島(Hianggyi)、可可島(Coco islands)、阿加泊(Akyab)、墨基群島(Mergui) 高克皮猶 (Khaukphyu) 等海軍基地進行現代化建設，項目包括建立雷達、維修和油料補給措施。這樣將有助於中國對印度洋的監控，及中國潛艦在印度洋及安達曼海域的活動。根據挪威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學者卡拉斯(Ashild Kolas)等，在2006年的研究指稱，90年代以來，中共除了對緬甸軍政府軍事武器裝備大量援助之外，並以協助位於孟加拉灣沿岸以及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River Delta)一帶的緬甸海軍港口現代化為條件，以獲得緬方同意中共海軍使用可可群島。自此，中共在可可島建立了電子情報站、飛機跑道、信號情報結點、突堤碼頭等設施。¹¹¹可可島被描述為中共在緬甸最重要的電子情報設施，其主要目的係監視區域軍事活動，特別是孟加拉灣的海空軍事活動，以及對印度位於南安達曼島布萊爾(Blair)港的戰略性監測。¹¹²

中國協助緬甸改善港口措施，除了軍事目的外，因其地緣戰略位置，有助於中國開發一條可彌補麻六甲航道的替代路線，保護能源、貿易等安全，連結中國已修建了的自昆明直達緬甸邊境瑞麗的高速公路。北京希望將這條公路延伸以便連結進入流經仰光最後匯入安達曼海的伊洛瓦底江。一旦這條公路建成，形成中緬陸水聯運通道，中國駁船將順伊洛瓦底江而下，把中國貨物運輸到仰光，並把它們轉移到等候在那裡的中國船隻上、形成結合軍事、能源、貿易安全的重要戰略通道。此外，中國在可可島建有飛機跑道、海軍基地，均足以做為前述行動的

¹¹⁰ 盧光盛，「中緬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現狀及其意義」，*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2期(2009年6月)，頁20。

¹¹¹ Ashild Kolas & Stein Tynnesso, "Burma and Its Neighbours: The Geopolitics of Gas," *Austral Policy Forum*, August 20, 2006, <http://www.nautilus.org/~rmit/forum-reports/0630a-kolas-tonnesson.html#n3>.

¹¹² Andrew Selth, *Chinese Military Bases in Burma: The Explosion of a Myth*, (Australia Brisbane: Griffith Asia Institute, 2007), pp. 5~8.

基礎。¹¹³

中緬兩國的軍事交流除軍隊高層的互訪及中國長期向緬甸提供軍事裝備外，還包含人員的訓練計劃、情報交流，中國已成為緬甸的重要軍事武器提供者。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已經大大增強了與緬甸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合作，扶助與壯大了緬甸軍人集團；相對的，緬甸則讓中共使用緬甸軍事基地，因而改變了亞太地區均勢，增強了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與勢力。¹¹⁴而在印度洋海岸任何中緬軍事設施的建立與擴充，都將間接導致印度對印度洋地區無協商餘地的主權主張，也形成對印度一個直接的挑戰。

第二節 印度在緬甸的安全作為

印度於1991年提出「東向政策」後，對緬甸軍政府的態度開始轉變，對緬甸民主的支持趨於低調，有學者視其為印度應對冷戰後國際形勢變化進行外交政策調整的產物。¹¹⁵但印度在90年代對緬政策的轉向，等於宣示印度決定在緬甸事務上與中國公開競逐，印度採取的是與中國一樣的方式來迎合軍政府，如經濟上的援助，公路、鐵路的建設等，相較當時世界各國對緬甸採取的經濟制裁，印度與緬甸的接觸係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必要考量。

¹¹³ “Coco Islands,” GlobalSecurity.org, April 26, 200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intell/world/china/coco.htm>, last modified: 26-04-2005.

¹¹⁴ Nyi Nyi Lwin,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urma,”; Nyi Nyi Lwin, 「簡介中共支援緬甸經濟軍事發展概況」，2006年9月18日，

<http://shanstatenews1.googlepages.com/2006102401>; 以上兩文來自Narinjara News以及Shan State News網站，均為緬甸少數民族流亡海外的網站。

¹¹⁵ Egreteau Renaud, “India and Myanmar Relations: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presented for conference on India and Myanmar Relations: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New Dehli: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 September 11, 2003), pp.1~3.

一、能源安全

在中緬兩國愈趨密切，達成修建自緬甸通往大陸西南地區的輸油管道之際，印度亦對緬甸大力展開能源安全上之攻勢。在能源的合作上，邁入 21 世紀的印緬關係主要圍繞在天然氣管道的建設來開展，2005 年，印、緬、孟在仰光舉行能源部長會議，針對三國間的天然氣管道建設的原則達成共識，興建一條自緬甸實兌、經孟加拉而抵達印度東部大城-加爾各答的天然氣輸送管道，並於 2006 年印度總統卡拉姆的訪問緬甸，雙方簽定能源合作的備忘錄，緬甸同意印度天然氣公司包含其他印度公司得以參與緬甸近海的油氣探勘，並確認印度天然氣公司將會是緬甸天然氣的優先買方，這意味著參與開發的印度公司在開發區域擁有優先的購買權，那對中國自緬甸獲得天然氣而言相對變的競爭。

2007 年 10 月，印度能源部長出訪緬甸並承諾在開發天然氣上，對緬投資 1.5 億美元。2008 年緬甸與印度簽署合作協議，緬甸接受印度的援助於兩國東北邊界興建兩座水力發電廠，位於緬甸東北的一省(Chin State)；同年，緬甸三軍副總司令貌埃(Maung Aye)上將和印度副總統安薩里(Hamid Ansari)在新德里(New Delhi)簽署了一項價值 1.3 億美元的交通運輸協議。按照協議規定，印度將獲准開發緬甸加拉丹河(Kaladan River)並維護河道的暢通，改善緬甸實兌港(Port of Sittwe)的基礎設施，以及在印度東北部米佐蘭邦(State of Mizoram)和緬甸的卡立特瓦(Kaletwa)間修建一條公路。一旦工程完工，處於內陸的印度東北部地區將可經過卡立特瓦，然後利用加拉丹河和海連接，也讓印度得以向偏遠的東北地區運送物資。雙方關係的強化，也突顯緬甸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印緬間的交通建設方便印度從緬甸進口天然氣，以供應國內經濟成長之需。為了確保國外能源供應的長期穩定，以因應國內經濟成長的需求，印度積極在鄰國建立廣泛的能源網。緬甸的天然氣儲存量居世界第十位，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的

孟加拉灣，而實兌港的擴建和印緬公路的完工，將有利於維持印度東北部和緬甸間交通要道的暢通，加速兩國間天然氣的輸送，以避免印度因能源缺乏而對經濟造成影響。

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提議，在喜馬拉雅山與西太平洋之間，利用公路、鐵路、航空、船運的交通連結，以連結印度（含南亞國家）與亞太國家，亦即成立一個「優勢之弧」（arc of advantage），讓兩地的人員、資金、想法、創意等相互流通。中國為了海上交通線與能源運輸安全，發展出從波斯灣橫越印度洋到緬甸的跳島戰略，名為「珍珠串」（String of Pearl），亦即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港（Hambantota）、緬甸的可可島（Cocos Island）等興建停靠港口，特別是中國在可可島上建立監測站，使中國不僅能夠監視印度海軍在孟加拉灣的活動，還能監視印度東岸導彈基地的動向，讓印度有芒刺在背的感覺。由於印度是亞太國家通往中東、中亞與歐洲的必經之地，基於印度的地緣戰略，印度和緬甸間的交通建設將實現印度總理辛格的倡議，不但使印度擴大對外交通網，讓印度成為亞太與中東等地的貨物轉運與資金流通中心，更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讓印度可發揮其左（中東、中亞與歐洲）右（亞太）逢源的地緣戰略優勢，避免印度在南亞的鄰國一面倒向中國，而對印度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印度和中國在能源的競爭上，牽涉到國家安全，印度因為意識到中國在鄰近地區造成的經濟壓力，透過與緬甸在交通建設的合作，加強印度對緬甸的能源投資，試圖弱化中國在該國的經濟影響力，相對的中國也積極拉攏緬甸軍政府，雙方亦簽署合作協議，甚至在2007年緬甸袞袞革命後，仍持續供應軍政府在軍事上的需求，緬甸也優先讓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取得天然氣田的採購權，而中國亦得以修建自緬甸實兌港到雲南的公路、鐵路等能源運輸通道。相對的，自緬甸輸送天然氣將更加便捷，自中東的石油亦可藉由該項通道，節省經麻六甲海峽繞至

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再配置中國大西部、西南部等內陸區的時間與空間成本，由於中印皆屬能源進口大國，因此擴大鄰近區的交通網來滿足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需求，是雙方必然的作為，緬甸的地理位置及其資源，會是中印競逐更加白熱化的區域。

二、貿易安全

1999年8月印度與緬甸參加在昆明舉行的「地區經濟合作發展會議」，會後主導成立「孟、中、印、緬論壇」。2000年，印度與東協五國緬甸、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僅跟於中國成立「大湄公河次區域組織」後面成立「湄公河—恆河組織」競爭。2003年，印度提出「印度—東協自由貿易區」框架。

在2000年，印度與緬合作，動工修建從印緬邊境的塔姆到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的公路建設，該條公路成為印緬間重要的交通樞紐。2001年，印度再花費十億盧布，幫緬甸合作修築「友誼高速公路」，並於翌年邀集緬甸和泰國舉行三國交通會議，建議將前述公路延伸至泰國（總長達1,448公里），自印度莫雷經過緬甸蒲甘到達泰國業宿國際通道，該條公路使的印度東北的商品、貨物得以藉由陸路直達東南亞市場。同時宣稱將在10年內與東協共同修建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穿越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直達越南河內鐵路，藉此對抗由中國力推的「歐亞大陸橋」與「泛亞鐵公路網」計畫。

雙方關係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持續改善，2003年緬甸外交部長兩次出訪印度，該年底，印度副總統辛格回訪，並簽定一系列在經濟、貿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已促進雙方貿易總額在2006年由該年的四億美元提升到十億美元，印度並承諾貸款緬甸，幫助其修築仰光—曼德勒間的鐵路。2008年，緬甸「恢復國家法律與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副主席蘇邈(Saw

Maung) 將軍出訪印度，印緬兩國簽署協定，建立自緬甸至印度加爾各答間的一條運輸通道，由於該建設得已向偏遠地區運輸物資，深入印度東北的米佐蘭省 (Mizoram)，亦將間接帶動該省的發展。此外，為了從根本上降低印度東北部地區的離心主義傾向，印度試圖通過發展與緬甸的邊境貿易打破該地區經濟封閉狀態，改善東北部各省的經濟，縮小該地區與印度發達地區的差距

2012 年印度計劃建造一條通往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高速公路，構建一個覆蓋印度加爾各答到越南胡志明市廣大範圍的新經濟區。其中，第一期工程協議已於印度總理辛格訪問緬甸期間與緬甸總統吳登盛簽署，該項協議定於 2016 年完成從印度阿薩姆邦古瓦哈提市 (Guwahati) 到緬甸和泰國邊境的高速公路建設，這條公路會經過緬甸曼德勒和仰光。¹¹⁶ 這條公路是「湄公河-印度走廊」計劃的關鍵部分，該計劃旨在連接世界兩個發展最快的市場—印度和越南。過去印度構建新經濟區的計劃曾因緬甸受到國際制裁受阻，但自緬甸民主改革以來，各國陸續減輕或取消了對緬甸的製裁，這一障礙也隨之消失。對印度而言，這條新的高速公路將使其擁有更多獲取緬甸和越南沿海石油天然氣資源的機會。在貿易方面，該鐵路可以成為進口在泰國生產的日本產品的通道。同時，也會為貧窮的印度東北部帶來財源。

三、軍事安全

在軍事領域上，印緬雙方的交流在邁入 21 世紀有重大進展，2000 年 1 月 6 日印度陸軍參謀總長馬立克上將率團訪問緬甸，同意售予緬甸非殺傷性軍事武器，2002 年印度海軍艦隊對緬甸進行三天的訪問，2003 年印度海軍參謀長辛格上將訪問緬甸，緬甸同意印度軍艦得在其港口停泊，隨後印緬兩國海軍在安德曼海 (Andaman Sea) 舉行了二十年來首次的聯合軍事演習。另外自從 1997 年緬甸加

¹¹⁶ 「印度將開闢一條通往緬甸的四線大道」，鉅亨網， 2012/5/30，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530/KFKFW4I9BSVYE.shtml>

入東協後，兩國間的軍隊互訪已達 20 多次。雖然迄今為止，雙方並未簽訂任何防務合作協議，但是，印度亦出售緬甸軍事武器，如步兵系統的料件、彈藥、手榴彈等輕型武器、火箭發射架、軍服等，印度國防部更主動提出願意協助緬甸維修、升級該國的米格戰機。2004 年 10 月，緬甸「國家與和平發展委員會」主席丹瑞(Than Shwe)在訪印期間承諾不會允許任何敵視印度組織利用緬甸領土及在其境內從事敵對印度的活動，兩國將強化在安全領域的人員情報交流，並簽訂《非常規安全事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主要是針對在反恐領域的合作，以及共同打擊緬甸境內的印度反政府武裝叛軍組織；2005 年 12 月及 2006 年 1 月，印緬海軍又分別舉行二次聯合演習；2006 年，緬甸海軍艦艇訪問印度，此乃緬甸軍政府執政以來，該國海軍首次訪問其他國家。2009 年 10 月 11 日，印度陸軍參謀總長迪帕克卡普爾對緬甸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2010 年緬甸海軍司令訪問印度，並決定在海防及海岸巡邏展開合作。

印度緬甸在聯合軍事的合作上，比中國更加積極，亦取得更多的進展，但對印度而言，緬甸艦艇多為中國製，如海南級巡邏艇、江埔級驅逐艦，威脅力量不足。¹¹⁷因為大部分中國售予緬甸海軍的船艦、武器，其目標主要為對付境內叛軍及分離勢力，因此並不至於對印度造成直接且即刻性的威脅；但是緬甸境內的海軍相關設備未來若為中國所利用，對新德里無疑造成困擾，因此長期下來，印度試圖透國出售印度製武器、兩國聯合軍演等作為來平衡緬甸對中國在軍事上的傾斜，中印兩國的競逐愈趨白熱化。

在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上，與緬甸接壤的印度東北部長期存在的少數民族叛亂也是印度決定改善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印度在對抗邊境的分裂活動、毒品走私等方面仍需要緬甸的合作，因為印度與緬甸接壤的東北各省長期

¹¹⁷ Andrew Selth, "The Burma Navy under the SLOR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9, No. 2 (April 1999), p. 235.

一直是新德里頭痛的問題，叛亂份子、反抗軍跨境的活動，如在緬甸建立營地和訓練基地，所以印度軍方一直無法將其剷除。因此，印度也意識到在邊境的叛亂需要緬甸的合作與支持。2004年，印度東北部地區相繼發生了一系列炸彈和暴力襲擊，造成8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傷，讓印度政府深感加強與緬甸安全合作的迫切性。所以，印度不顧國際社會的壓力，在2004年10月下旬歡迎丹瑞來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希望緬甸對設在其境內的反印武裝基地採取行動。

2006年，印度空軍司令S.Y. Tyagi訪緬，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包含打擊邊境叛亂所需的直升機、火炮，而印度或贈與或出售緬甸武器，也是當作對緬甸協助打擊兩國邊境叛亂所給予的回報。¹¹⁸

2011年緬甸總統吳登盛於訪問印度時，印度還獲得緬甸給出的安全保證，即「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等印度的地方反政府武裝長期活躍在印緬邊境，給印度政府製造了很多麻煩。吳登盛向印方做出明確保證：「緬甸的領土不允許用來從事針對印度的武裝行動。」

第三節 小結

中印在緬甸的競逐最初是從印度感受到中國的威脅開始的，因為中緬關係自1988年以來不斷發展，包括軍事和安全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對印度而言，北京和仰光之間不斷密切的軍事聯繫標誌著緬甸傳統的不結盟政策的終結。¹¹⁹由於印度的不安全感也導致其於90年代初調整對緬政策，在包含安全、

¹¹⁸ Renaud Egrete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7, No.1(March 2008), pp64~66.

¹¹⁹ Bertil Lintner, "Friend of Necessi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7-January 3, 2002, p.25, http://www.asiapacificms.com/articles/china_burma/

軍事、貿易等領域積極的發展於緬甸的關係，用意在於抵銷中國的影響力。雖然中國較早發展與緬甸的關係，但並沒有刻意排斥印度在緬甸擴大影響力的舉動，再加上印度對緬甸的民主人士仍表同情、印緬雙方在邊境安全問題上互相利用反政府陣營等因素，以至在 90 年代時期，緬甸對印度間仍存在著不信任感，要進一步深化合作仍有其侷限性。

在邁入 21 世紀後，隨著印度對緬甸的援助增加，印緬的關係逐漸改善，雙方從援助行為進一步到交通通道的建設，甚至軍事方面的合作，中國逐漸感受到印度的挑戰，包含擔憂印度東進後，將威脅中國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因為該區域是中國至關重要的海上貿易通道，雙方在安全領域競逐的態勢也更加明顯，中國開始積極佈建其在緬甸的能源、貿易、交通各項建設，中緬原油管道預計於 2013 年開通、泛亞鐵路、中緬間陸水聯運通道均已動工。相較之下，印緬天然氣管線因為孟加拉為其中的管線國，雙方談判進展緩慢；印度經緬甸到達其它東協國家的東西向鐵公路至今仍未實質開工，中印在緬甸安全領域的競逐，中國明顯的佔據著絕對的優勢，但隨著 2012 年印度總理辛格的訪緬，也是自 1987 年後的首位印度總理訪緬，雙方簽署了交通、貿易各領域的合作協定；伴隨著緬甸近年來在政治上的改革，包含舉行選舉、釋放翁山蘇姬，以及與歐美國家關係的改善，包含歐盟解除對緬甸的制裁一年、希拉蕊的訪緬、及美國在緬甸派駐使節，種種跡象的發展，對中國在緬甸目前的優勢將造成影響。

第六章 結論

中國、印度兩大國的崛起，無法避免會對外部能源、資源或其他原物料有著大量需求，也無法避免需要擴大其產品在國外的銷售市場來促進國家成長。緬甸處在中、印兩國間，又因其地理位置而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在中印崛起並分別對外釋放戰略影響力的同時，緬甸就成為受到兩大強國影響的區域。本文研究發現，中、印在緬甸的競逐，許多人遵從其主因在於中國在緬甸影響力的擴大→造成印度的不安全感，認為受到威脅→印度政策轉向，努力發展印緬關係→中國感受到印緬關係發展帶來的壓力，強化中緬關係等循環，但卻無法真實反映在中印兩國與緬甸的關係上。

本文分別從中國、印度的角度來分析緬甸在雙方的戰略意義為何，崛起中的中、印兩國都有需要積極發展對緬關係的戰略需求。對中國而言，緬甸是其維護周邊和平與區域安全的重要一環，也是其突破「麻六甲困境」，尋求南下印度洋的重要戰略通道，也是其打擊跨國境犯罪的重要國家；在經濟貿易上，緬甸豐富的資源礦藏，是中國能源的重要來源，也是中國在推動西部開發的同時，把緬甸作為中國西部產品出口與資源進口的中繼站，同時也是中國在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樞紐。對印度而言，緬甸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安全層面上，印度要解決東北省分的分離主義叛亂需要緬甸的配合與協助，平衡中國南下印度洋避免威脅其區域地位也需要與緬甸維持良好關係；經貿上，緬甸是印度發展區域合作的重要國家也是與東協經貿交流的過境通道口，更因其資源豐富成為印度的潛在能源供給者，也因此中、印都有著必須與緬甸發展良好關係的必要性。

但中、印在緬甸的競逐，誰能具有優勢就需要看誰的目標能與緬甸自身的國家利益相符合。對內維持緬甸現有政權的合法性、內部國家的統一、吸引外來投

資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對外避免聯合國壓力、獲得國際援助是軍政府所需要的；而中、印在緬甸的實際需求上，各有優勢也有劣勢。以中國而言，憑藉其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強大影響力及其經濟的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國際地位有助於其對緬甸關係的發展；但劣勢在於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壓力、以及緬甸對中國的恐懼與不信任感，因為緬甸過去一直奉行著中立主義與大國平衡外交，對於中國的過度依賴不利其國家的獨立性。而就印度而言，其優勢在於作為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在區域或國際上的影響力亦日漸壯大，再加上其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間接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而其主要劣勢在於印緬因過去同樣是英國殖民地的緣故，彼此間仍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感、印緬雙方實質合作仍有局限性，如天然氣管道因過境國孟加拉的反對，仍延宕不前。

從上面所述，中、印兩國基本上均能滿足緬甸的許多內外部需求，但仍不足以清晰判斷中、印在緬甸的戰略關係，仍需要進一步的就各領域進行分析，在政治安全領域，維持緬甸的穩定是中、印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但中印雙方的戰略互信不足，尤其是印度對中國的強烈不信任感，自政府官員到學者均是如此；在經貿安全領域，緬甸對外貿易的對象主要仍是東協國家，尤其是泰國，中緬與印緬經貿關係並沒有直接的激烈競爭；在能源開發方面，中國在水電開發上非常積極，而印度並無涉足該方面；唯有在油田、天然氣的開發上，中、印有較為直接的競爭，所以中、印之間在許多領域是處於競爭，而非直接的對抗。

未來中緬、印緬關係將仍在競爭的基礎上，以維持緬甸的穩定為前提來發展，因為緬甸內部一旦不穩，將直接威脅到中、印二國在緬甸的既有利益，也影響到二大國的外部安全，間接給予其它國家、勢力插手其周邊安全的機會，增加中、印的安全與戰略壓力；緬甸若內部不穩，將造成難民的外移，增加中、印二國外交與經濟的困擾，對中國的西南地區、印度的東北地區穩定形成挑戰，尤其

印度東北省分的分離主義分子，更將因為局勢的混亂而受益，因此，維持緬甸的穩定會是未來中、印在此地競逐的基本前提。



參考書目

(一) 中文書籍

Stephen Philip Cohen 著，高一中譯，**印度：成型中的強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 年。

吳俊才，**印度史**，台北：三民，1981 年。

金榮勇，**緬甸簡史**，南投：暨大東南亞研究中心，2003 年。

林錫星，**中緬友好關係研究**，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大國政治**，台北：立緒出版社，2007 年。

吳永年、趙干城、馬櫻著，**21 世紀印度外交新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

孫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公司，1992 年。

陳浩華，**21 世紀中國外交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年。

張忠祥，**尼赫魯外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張昌泰主編，**印度國防與安全**，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3 年。

張錫鎮等譯，**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張蘊嶺，**中國與周邊國家-構建新型夥伴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 年。

劉少華，**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蔣一國、楊會春、于秀清，**印度國防經濟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年。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二) 英文書籍

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John W. C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ürgen Haacke,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London, UK: Routledge, 2006.

Lintner Bertil,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1999.

Ministry of Defence (India), *Annual Report 2003–04*.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2004.

Nayar, Baldev Raj, Paul T.V and Breman Jan, ed.,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searching for major power stat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tman, Ralph, *China in Burma's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Renaud Egret, *Wooing the Generals: India's New Burma Policy*. New Delhi, India: Authorspress and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03.

Selth Andrew, *Chinese Military Bases in Burma: The Explosion of a Myth*, Brisbane, Australia: Griffith Asia Institute, 2007.

Sidhu, Waheguru Pal Singh and Jing-dong Yuan,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三) 期刊論文

中文部分：

王勤，「中國參與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及其進展」，*南洋問題研究*，2004年總第117期，頁39~47。

王士錄，「緬甸軍人政權緣何能長期存在——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解析」，*當代亞太*，2008年第3期，頁124~144。

尹錫南，「論冷戰後印度的東向政策」，*南亞研究季刊*，2003年6月第2期，頁2。

任佳，「印度的“東向政策”及其發展」，*南亞研究季刊*，2007年第4期，頁14~18。

朱振明，「中國的睦鄰外交與中緬關係」，*東南亞南亞研究*，2009年第2期，頁1~6。

李稚，「泛亞鐵路建設的由來與發展」，*當代亞太*，2002年第11期，頁46。

李益波，「冷戰後印緬關係的變化及原因分析」，*國際論壇*，2005年第7卷第6

- 期，頁 27~31。
- 李晨陽，「緬甸政府為何擱置密松水電站建設」，**世界知識**，2011 年總第 21 期，頁 24~26。
- 李晨陽、瞿健文，「試論 1988 年以來印度與緬甸關係的發展」，**南亞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19-25。
- 李晨陽，「西方國家制裁緬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評析」，**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9 年第 2 期，頁 30~37。
- 何躍，「緬甸政局中的地緣政治因素」，**東南亞縱橫**，2008 年第 11 期，頁 80~84。
- 林錫星，「緬甸政治形勢探析」，**東南亞研究**，2002 年 9 月第 3 期，頁 18。
- 林錫星，「近年緬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狀況」，**東南亞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7~21。
- 邵允振、范宏偉，「中緬建交前後兩國經貿關係論述」，**南洋問題研究**，2005 年總第 124 期，頁 77~83。
- 范宏偉，「冷戰時期中緬關係研究」，**南洋問題研究**，2008 年總第 134 期，頁 35~43。
- 徐本欽，「中緬政治經濟關係—戰略與經濟的層面」，**南洋問題研究**，2005 年 3 月第 1 期，頁 34。
- 彭靖里、王崇理、譚海霞，「推動孟中印緬國際能源大通道建設的戰略與對策」，**東南亞縱橫**，2007 年第 9 期，頁 17~22。
- 賀聖達，「1988 年以來中緬的經濟合作：現狀、問題和前景」，**雲南社會科學**，2005 年 6 月第 2 期，頁 56~61。
- 賀聖達，「緬甸：軍人執政的 20 年(1988-2008)的政治發展及趨勢」，**東南亞縱橫**，2008 年第 8 期，頁 3~12。
- 賀聖達，「新軍人集團執政以來緬甸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1988~2008)」，**南洋問題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11。
- 雷著寧，「印緬邊貿現狀與印度東向貿易通道的選擇對區域經濟合作的影響」，**東南亞研究**，2008 年第 3 卷第 4 期，頁 34~42。
- 趙天寶，「評論緬甸新憲法的制定」，**東南亞縱橫**，2009 年第 1 期，頁 33~37。
- 鄧藍，「湄公河—恆河合作倡議：十年發展與前景展望」，**東南亞研究**，2010 年第 4 期，頁 67~70。
- 蔡裕明，「兩洋突圍—中國對緬甸外交政策之探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4 年第 8 期，頁 303~325。
- 蔡東杰，「印度東進政策下的東南亞角色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2007 年第 4 卷 2 期，頁 3~24。
- 劉少華，「論中緬關係」，**武漢大學學報**，2001 年 5 月第 3 期，頁 328。

- 劉務，「緬甸外交政策的新調整—從對華友好到大國平衡外交」，*東南亞研究*，2007年第2期，頁44~49。
- 範學忠，「中國產品如何開拓緬甸市場」，*東南亞縱橫*，2000年9月第3期，頁14~15。
- 蔣炳慶、李桂峰，「世紀之交緬甸與印度接近的原因初探」，*紅河學院學報*，2005年第3卷第5期，頁38。
- 蔣小華、盧永忠，「建設印度洋國際大通道發揮面向印度洋橋頭堡作用」，*特區經濟*，2010年4月第4期，頁97~99。
- 盧光盛，「中緬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現狀及意義」，*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9年6月第2期，頁18~24。
- 盧紅飈，「東南亞地緣政治在印度東進政策中的考量」，*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26卷第12期，頁46~49。

英文部分：

- Arijit Mazumdar, "Bhutan's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Indian Insurgents," *Asian Survey*, Vol. 45, No. 4 (July-August 2005), pp. 566~580.
- Baladas Ghoshal, "Trends in China-Burma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30, No.2 (April-June 1994), pp. 187~202.
- 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4(July-August 2006), pp.17~32.
- Donald Seekins, "Burma-China Relations: Playing with Fire," *Asian Survey*, Vol. 37, No. 6(June 1997), pp. 525~539.
- Edwin W. Martin, "Burma in 1975: New Dimensions to Non-Alignment," *Asian Survey*, Vol. 16, No. 2(February 1976), pp. 129~130.
- Gurmeet Kanwal, "Countering China's Strategic Encirclement of India,"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0), p. 13.
- G. V. C. Naidu, "Whither the Look East Policy: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8, No. 2 (April-June 2004), pp. 331~346.
- Helen James, "Myanma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ateg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3(December 2004), pp. 530~553.
- Holliday, Ian, "Beijing and the Myanmar Proble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2, No. 4(July 2009), pp. 479~500.
- Iskander Rehman, "Keeping the Dragon at Bay: India's Counter-Containment of China in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May 2009), pp. 114~143.
- Jan Cartwright, "India'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Rhetoric or Reality," *Asean Survey*, Vol. 49, No. 3(May 2009), pp. 403~428.
- Ladwig III, Walter C. "Delhi's Pacific Ambition: Naval Power, 'Look East', and India's Emerging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2009), pp. 87~113.
- Lall, Marie, "Indo-Myanmar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Pipeline Diplomacy",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8, No. 3(2006), pp. 424~446.
- Lanteigne, Marc, "China's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Malacca Dilemma"",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2(2008), pp.143~161.
- Li , Hak Yin and Zheng, Yongnian, "Re-interpret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Myanmar: leverage, interest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61, No. 18(2009), pp. 617~637.
- Mohan J. Malik, "Sino-Indian Rivalry in Myanma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No.2 (September 1994), pp. 137~156
- Pan Qi, "Opening to the Southwest: An Expert Opinion," *Beijing Review*, Vol.28,No.35(Sep 1985), p.1.
- Renaud Egretre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Mar 2008), pp.38~72.
- Renaud Egretreau, "India's Ambitions in Burma—More Frustration than Success," *Asian Survey*,. Vol. 48, No. 6(Nov 2008), pp. 936~957.
- Renaud Egretreau, "India and Myanmar Relations: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presented for conference on India and Myanmar Relations:From Idealism to Realism(New Delhi: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September 11,2003),pp.1~3
- Robert A. Holmes, "Burmese Domest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7, No. 3(Mar., 1967), pp. 188~197.
- Robert A. Holmes. "China-Burma Relations Since the Rift," *Asian Survey*, Vol. 7, No. 3. (March 1967), pp.686~700.
- Selth Andrew, "Burma an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9, No.2(June 1996), pp.213~230.
- Selth Andrew, "The Myanmar Air Force since 1988 :Expansion and Modernization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9 No.4(March 1998), pp.389~409.
- Selth Andrew, "The Burma Navy under the SLOR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9, No. 2 (April 1999), pp. 227~247.
- Selth Andrew, "Burma, China and the Myth of Military Bases," *Asian Security*. Vol. 3, No. 3(April 2007), pp. 279~307.
- Sinderpal Singh, "Silence is Golden: India's Current Position on Myanmar" *ISAS Brief*, No.124(August 2009), pp. 1~4.
- Sumit Ganguly, "Will Kashmir Stop India's Rise?", *Foreign Affairs*,85,4(July-August 2006), pp.45~56.
- Toshihiro Kudo, "Myanmar'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Can China Support the Myanmar Economy?," *IDE Discussion Paper*,. No. 66(July 2006), pp. 1~29.
- Tuli Sinha, "China-Myanmar Energy Engage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IPCS ISSUE BRIEF*, No.134(Dec 2009), pp. 1~4.
- Udai Bhanu Singh, "Recent Trends in Relations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Strategic Analysis* Vol.18, No.1 (April 1995), pp. 61~72.

YB, "Beijing Consolidates Its Hold on Myanmar,"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July 1997), pp. 3~17.

(四) 學位論文

李耀群，緬甸的民主化與袈裟革命之探討，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2007年。

洪智仁，緬甸的民主化發展分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2004年。

孫良慧，後冷戰時期中共與緬甸雙邊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在職專班，2010年。

陳美玲，中共革命輸出：緬甸個案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83年。

陳嚮富，緬甸軍政府對政治轉型之影響，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2007年。

劉卜慎，經濟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2005年。

楊開茗，中共新安全觀下的中緬關係，台北：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2008年。

(五) 網路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局，

http://nyj.gov.cn/gjjlyhz/t20090506_277155.htm. Retrieved.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網站，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0/06/04/001292063.shtml>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網站，

http://www.sinohydro.com/portlet?pm_pl_id=7&pm_pp_id=13&COLUMNID=111111&ARTICLEID=11724607890001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網站，

<http://www.cec.org.cn/news/showc.asp?id=92488>

東協秘書處網站，

<http://www.aseansec.org/index2008.html>.

「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北京：中國外交部，2011年11月27日。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in.china-embassy.org/chn/xwfw/xxfb/t888208.htm>

「2000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sy.mca.gov.cn/article/gfjy/gfbps/200707/20070700001067.shtml>

「印度—緬甸簽署12項合作協議」，人民網，2012年5月30日。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8020957.html>

「中緬油氣管道中國境內段開工」，中國能源網，2010年9月10日，
<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28234>, Retrieved 2010/9/29.

「雲南建設國際大通道—從群山奔向海洋」，人民網，2010年1月2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10842216.html>.

「印度將開闢一條通往緬甸的四線大道」，鉅亨網，2012年5月30日，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530/KFKFW4I9BSVYE.shtml>

許瑛，「三國博弈大湄公河流域主導權印日合作牽制中國」，東方瞭望月刊，2004年，

<http://threegorgesprobe.org/gb/print.cfm?ContentID=10349>

賀蔓，「揭秘中國以緬甸路徑突破馬六甲困境」，大紀元時報，2007年3月26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6/n1657580.htm>

羅少蘭，「緬甸民主運動觸及中美神經」，亞洲時報在線，2007年9月25日，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119&Itemid=47

Ashild Kolas & Stein Tynnesso, "Burma and Its Neighbours: The Geopolitics of Gas," *Austral Policy Forum*, August 20, 2006,

<http://www.nautilus.org/~rmit/forum-reports/0630a-kolas-tonnesson.html#n3>.

Bertil Lintner, "Friend of Necessi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7-January 3, 2002, p.25,

http://www.asiapacificms.com/articles/china_burma/

Bertil Lintner, "India stands by Myanmar status quo," *Asia Times*, Nov 14,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IK14Df02.html

C. S. Kuppuswamy,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More Aggressive, Better Dividends,"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January 3, 2006.

<http://www.saag.org/%5Cpapers17%15Cpaper1663.html>.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eeded, Says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

No.5/02, 14 March, 2002.

http://www.mrcmekong.org/news_events/press_release/2002/press05.htm

Rahul Bedi, "India, China Join hands at Sea", *Asia Times*, July 8, 2003.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EG08Df01.html

Sudha Ramachandran, "China Moves into India's Back Yard," *Asia Times*, March 13,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IC13Df01.html

The New Light of Myanmar, April 28, 2011,

<http://www.myanmar.com/newspaper/nlm/index.html>.

